

非洲产业链现状对中国民营企业 对非投资影响的研究



全国工商联国际合作部
中非民间商会

本报告是本着客观、规范和全面的原则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仅用做学术探讨，不具有商业用途，欢迎各位在阅读过程中批评指正。文中的相关发现解读、结论均不代表工商联和中非民间商会的任何意见和决策。

联系方式 :8610-64094600, research@cabc.org.cn.

目录

一、全球产业链格局深度调整.....	1
（一）产业链内涵和特征.....	1
1. 产业链内涵界定.....	1
2. 产业链构成及其特征.....	2
（二）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	3
1. 经济全球化推动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产业链.....	3
2. 全球产业链转向区域化、数字化、本土化.....	5
（三）全球产业链转型对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布局的影响.....	7
1. 全球关键矿产战略资源利益争夺.....	7
2. 合规审查、知识产权保护和环保标准变更冲击.....	7
3. 国际运输关键航道和物流安全风险.....	8
二、后疫情时代非洲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	9
（一）非洲产业链演变及发展逻辑.....	9
1. 独立以前的非洲产业链.....	9
2. 独立以后的非洲产业链.....	11
（二）后疫情时代非洲参与产业链竞争潜力分析.....	12
1. 非洲国家资源禀赋优势和人口红利.....	12
2. 内需市场扩大和后发优势.....	13
3. 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	14
（三）非洲产业链重构面临的挑战.....	16
1. 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带来的不确定性冲击.....	16

2. 政策干预、政府腐败和执法能力弱	16
3. 地缘政治博弈引发物流成本飙升	17
4. 经济处于低谷，尚未完全复苏	18
5. 金融体系不完善，融资难融资贵	19
(四) 非洲产业链未来发展	20
1. 区域经济一体化	20
2. 工业生产以资源型制造业、原材料出口加工为主	20
3. 农业发展潜力巨大	21
4. 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	21
5. 绿色能源和可持续发展	22
6. 城镇化带动工业化	22
三、“一带一路”中非产业链合作与发展	24
(一) 中非产业链合作相关政策	24
1. 中非“十大合作计划”	24
2. 中非“八大行动”	25
3. 中非“九项工程”	26
4. 地方参与中非合作项目（以浙、湘、粤等地为例）	27
(二) 中非产业链合作动力和模式	31
1. 中非产业链合作四个动力——维护中非产业链安全稳定	31
2. 中非产业链合作三个模式	34
(三) 中国民营企业对非投资的难点堵点	35
1. 对非投资的四个难点	35
2. 民企在非洲投资面临的产业链堵点案例	37
四、对策建议	45
(一) 加强合作与交流	45
1. 加强与东道国政府及相关部门沟通	45
2. 促进企业间交流与合作	46
(二) 提升民企创新发展内生动力	47
1. 加强文化培训交流	47
2. 加强跨国经营人才培养	47

3. 加强民企合规能力建设	47
4. 引导民企对非投资转型升级	48
(三) 提高民企投资非洲的抗风险能力	48
1. 加强安保及国际救援	48
2. 加强金融创新，扩宽企业融资渠道	48
3. 加强对非投资并购服务支撑	49
4. 风险评估和管理机制的完善	49
(四) 探索建设“一带一路”中非合作经济走廊	49
1. 新形势下“一带一路”框架下中非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意义	50
2. 新形势下“一带一路”框架下中非合作经济走廊建设的政策建议	51
 附录：课题组名单	 53

An abstract geometric design composed of various blue and green shapes, including squares, circles, and triangles, arranged in a complex, overlapping pattern. The design is centered on the page and serves as a background for the title text.

非洲产业链现状对中国民营企业 对非投资影响的研究

一、全球产业链格局深度调整

（一）产业链内涵和特征

1. 产业链内涵界定

产业链的思想最早来自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有关分工的论述，通过“制针”来生动描述产业链功能，其本质还局限于制造业企业内部的活动，仅把产业链看作是一个产品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歇尔（1962）把分工扩展到企业与企业之间，强调企业间的分工协作的重要性。这一理论也是现代产业链理论的真正起源。早期理论认为分工促进经济增长，分工是产业链发展的本质，多数研究也将产业链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组织层次进行分析。如赫希曼（1958）提出产业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史蒂文斯（1989）关注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和消费者连成的系统，以及哈里森（1993）的产业价值网络。

90年代后，产业链也开始以一种中观甚至宏观的概念出现，国内学者也从产业关联关系、分工、价值链、战略联盟、生产工艺流程等角度对产业链做出不同定义。综合相关研究，产业链可以定义为同一个产业或不同产业的企业，以产品为对象，以投入产出为纽带，以价值增值为导向，以满足用户需求为目标，依据特定的技术经济联系和时空布局形成的上下关联的、动态的链式中间组织。产业链涵盖产品生产或服务提供的全过程，包括动力提供、原材料生产、技术研发、中间品制造、终端产品制造乃至流通和消费等环节，是产业组织、生产过程和价值实现的统一。其本质是用于描述具有内在联系的企业群结构，存在结构属性和价值属性。产业链中存在着上下游关系和价值交换，上游环节向下游环节输送产品和服务，下游环节向上游环

节反馈信息。产业链中的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市场营销等生产过程构成的链条或网状结构，既是某一产业生产循环，也是整体经济循环在供给侧的具体体现。在开放经济中，当这种生产循环局限于一国（地区），就形成了国内产业链和价值链，构成国内大循环的主要部分；当延伸到国际分工时，就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成为国际大循环的部分。因此，产业链本质描述的是由投入产出关联的企业形成的生产组织，偏向于经济布局的角度，描述具有某种内在联系的生产分工群落和生产布局。近 30 年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伴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国家比较优势成为产业链各环节在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配置调整的决定性因素。各国一方面积极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从事生产过程中的某一具体环节，另一方面积极实施产业链政策确保本国重点产业链安全稳定、自主可控。

2. 产业链构成及其特征

产业链的形成和演化原因主要在于产业价值的实现和创造。对价值增值的追求推动着产业链的变迁和重构，同时一旦产业链形成优势互补、相对稳定的关系，其构成和特征就遵循复杂统一体的内在发展规律。这一系统具有多种特征，其主要特征有：

（1）整体性。产业链不是单个企业的简单链接，而是相关产业以企业节点，以投入产出为纽带链接而成的复杂系统，具有整体效应、协同效应和增值效应等优势。

（2）结构层次性。产业链是“链”“体”“链主”三者的统一体。“链”是企业之间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所形成的相互联系的空间链；“体”则表明产业链是一个紧密相连的经济组织，不同产业链之间存在一定的信息、技术壁垒。“链主”是在产业链内处于支配地位的核心企业，有时也称为龙头企业，链主一般具有创新优势，为产业链内部企业提供学习借鉴榜样，可以获得超额价值。

（3）动态自适应性。产业链内各企业之间相对稳定的竞争定价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和沟通信任机制，使得产业链内企业呈现利益共享、分享共担的稳定性。但是，由于利益分配、市场导向、制度变更等因素影响，产业链内不同企业在不断适应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动态调整生产效率、管理效能，推动企业向上游拓展、向下游延伸，重塑其产业链分工位置和空间布局。

（二）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

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出现推动不同产业链环节出现生产分离现象,对这一现象的理论解释中,生产分离理论最具影响力。基于鲍德温(2006)的理论,人类历史早期的经济活动局限于较小的范围,消费和生产在同一地区进行,少有跨越边界的商业活动,此后经历两次较大的变革出现全球生产的地理分离。第一次是19世纪的蒸汽革命,交通运输速度提升以及成本的降低,出现了消费地和生产地的分离;第二次是1980年后的信息技术革命,信息技术进一步深化产品内分工,降低生产环节的生产成本和环节之间的交易成本,一些跨国企业利用信息技术跨越地理限制,在全球范围内组织产品生产和销售。当前,已经引起各国对全球产业链发展重新思考,短期的冲击影响也将对产业链的长期发展态势带来深远的影响。

1. 经济全球化推动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产业链

随着技术进步和一系列深度投资贸易制度变革推动,国际分工生产日益成为主要的生产组织形式,由此各国生产工序不断细化、生产链条逐步拉长,中间产品贸易飞速发展。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深入和范围扩大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产品价值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共享,全球价值链的特征日益显现。同时,国家与国家在同一生产分工体系中的不同生产环节的竞争也日益加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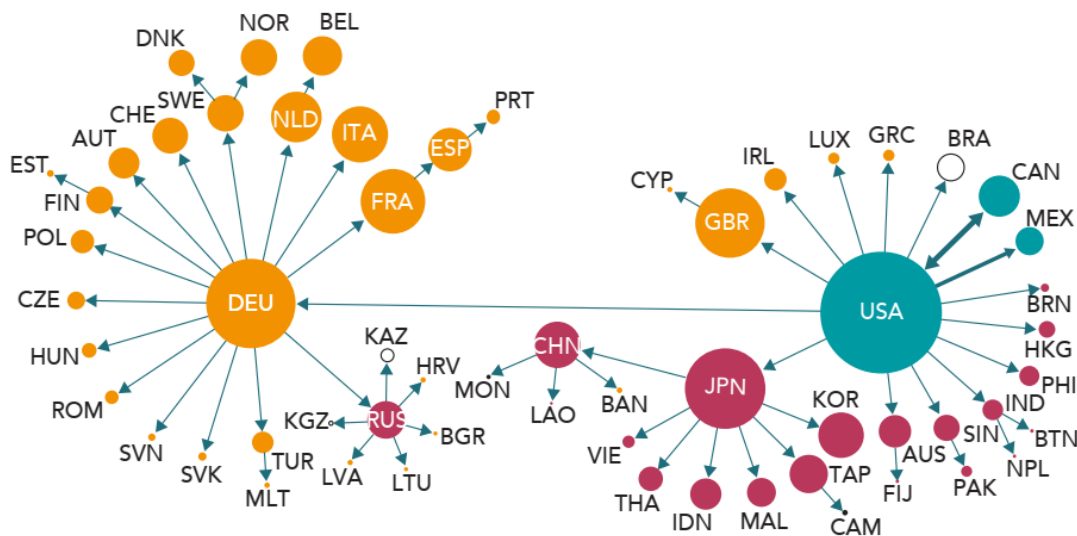
按照工业革命后到2008年金融危机,产业链价值链的空间转移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工业革命后到20世纪初,英国开启全球产业转移浪潮,其工业化带来的过剩产能转向其他国家。当时的英国作为“世界的工厂”,其所生产的钢铁、煤炭、机器、纺织品均在全球市场占有极大比重,其殖民地和附属国成为向其提供原料、农产品的基地。美国作为产能转移的重点,因远离欧洲纷争逐步取代英国,其工业品产量在20世纪初达到全球的36%。

第二阶段是在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经济经历恢复和调整,美国产业结构加速升级,成为当时全球经济的绝对主导力量。随着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入,美国钢铁、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日本、德国等国家转移,一些新兴部门取得长足发展,使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生产丧失市场竞争力。日本企业竞争力的提升迅速,对美国成熟行业也构成一定威胁。

第三阶段是 20 世纪 60-70 年代，发展中国家实施开放战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布局。日本、德国开始向亚洲和拉美国家转移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亚洲“四小龙”也在这一阶段开始起步。韩国、新加坡实行出口导向型政策，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全面参与国际竞争，利用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优势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一些东亚和拉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承接发达国家的工序外包业务，逐渐融入全球生产网络。这一时期全球产业链体系由多国参与的产业链水平分工向垂直化分工转变，各环节在全球范围的不同地理空间完成。

第四阶段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金融危机前，受益于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不断降低贸易成本、不断提升运输效率以及总体安全的国际政治秩序，欧美、日韩新加坡等国家开始因能源、原材料、劳动力和市场等因素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区域合作、信息技术发展和产业分工生产带来贸易拓展和投资的便利化，推动不同区域以比较优势差异化嵌入到全球产业链体系，带动全球要素自由流动和分配，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时期，许多产品的生产并不在一国或者一个经济区完成，而是呈现各个环节在全球空间上的分散布局，同时又在某一环节形成地理空间的高度集聚。在资源利用和利益分配上，发达国家主要扮演消费者角色，依靠科技创新和先进生产力，占据产业链的高端位置，发展中国家则利用资源和成本比较优势，处于产业链低端位置，获得较少的利润和产业增值。从分布格局看，全球产业形成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产业价值链、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产业价值链以及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产业价值链。加入 WTO 之前，中国尚未融入全球价值链，与我国贸易密切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

图 1：2000 年全球贸易网络（复杂贸易核算）



数据来源：世界贸易组织（WTO）“DEU”表示德国，CHN 表示中国，USA 表示美国，JPN 表示日本；[美] 杜大伟（David Dollar），[巴] 若泽·吉勒尔梅·莱斯（José Guilherme Reis），& 王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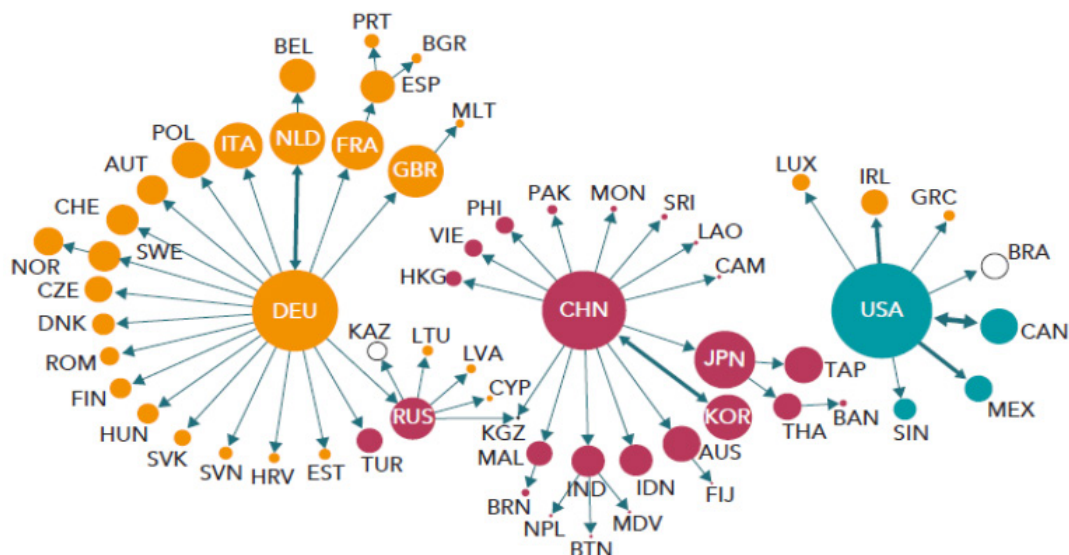
2. 全球产业链转向区域化、数字化、本土化

21 世纪初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深度调整，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发展迅猛，大大推动了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互联网的应用对生产要素流动、企业生产组织、商业模式和企业管理模式产生巨大影响，产业交易成本大幅降低，生产效率大幅提升。新一轮技术变革和国际投资规则变化加速全球产业链调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为维护自身单边利益，采取各种保护措施影响全球产业链稳定，以及公共卫生冲击的全球扩散，加剧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由此引发各国对全球产业链发展的重新思考，并对产业链的长期发展态势带来深远的影响。

从国家战略看，产业链竞争将成为国家竞争的焦点。金融危机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泛起，欧美国家加强了对产业链核心关键技术围堵封锁，全球产业控制能力也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关键。2012 年美国发布了《全球供应链国家安全战略》，加剧了重点产业供应链竞争和协作的难度。2021 年美国还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对半导体芯片、电动汽车大容量电池、稀土金属、药品的供应链进行为期 100 天的审查，相关产业链供应链的潜在竞争和博弈成为各国深化经贸关系的障碍，直接影响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稳定。中国政府也高度重视产业供应链安全因素，多次强调“重塑”产业供应链，并将供应链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疫情后，全球产业供应链体系出现局部中断、生产投资大规模萎缩。这一冲击对全球供应链的结构产生根本性影响，引发全球产业链破坏性重构，由此也推动发达国家从战略层面对产业链进行调整，以强化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竞争优势。

从空间布局看，全球产业链趋于区域化、本土化。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发达国家对制造业空心化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担忧，纷纷出台制造业回流政策。如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欧洲的“2020 战略”、日本的“重生战略”等推动本国产业链安全稳定。随着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政策推进，以及信息技术发展，运输通讯以及劳动力成本下降，区域内的生产贸易变得更为普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逐步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产业链、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产业链和以日本为中心的产业链三足鼎立的国际分工格局。疫情冲击后，发达国家经济体制造业进一步收缩“高端回流”加强本地生产，开展区域内贸易合作，保持其国际竞争力。据统计 2013 年以来，区域内全球商品贸易份额增加了 2.7 个百分点。2000—2017 年，中国在区域生产网络中占比从 25% 增加到 70%，在区域消费网络中占比从 16% 提升到 55%。近年来，中国也以“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为抓手，联合周边产业互补性强的国家和地区，形成区域供应链，并以超大的国内市场驱动供应链本土化发展。2013—2019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逐年增加，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图 2：2017 年全球贸易网络（复杂贸易核算）



数据来源：世界贸易组织（WTO）“DEU”表示德国，CHN表示中国，USA表示美国，JPN表示日本；[1][美]杜大伟(David Dollar), [巴]若泽·吉勒尔梅·莱斯(José Guilherme Reis), & 王直. 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

从调整方向看，全球产业链将更加注重多元化和完备性。疫情带来的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极大程度地暴露了以成本效率、单一采购源为核心的产业链体系的脆弱性，各国纷纷转变原先以生产效率为主的发展逻辑，开始重视兼顾效率和安全的发展模式，逐步推进产业链多元化，并形成完整上下游链条。疫情期间，欧美高技术企业就已经采取行动，转型生产医疗器械设备、抗疫物资，弥补本国产业链缺环的漏洞。疫情后，全球生产不再遵循成本最低或者原材料产地原则，单一产业链变成多元化可替代的弹性产业链，同时更加注重产业链的响应速度、产业链的完整性以增强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和安全性。

从发展模式看，全球产业链更趋数字化、智能化。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过程中，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发展、广泛渗透，不断激发产业发展活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爆发式增长。当前，各国已将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作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主攻方向。据《麦肯锡全球化报告（2019）》预测，未来出现的最具颠覆性的科技将一步步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并创造出新产品、新需求、新业态和新模式，为经济格局和产业形态转变提供史无前例的驱动力。根据麦肯锡测算，疫情时期线上消费每增加 1 单位，61% 为替代原有需求，39% 为新增需求。数字化平台的发展加速全球各地消费者生产者的链接，提高供给和需求信息匹配以及交易决策的效率。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2019 年全球贸易报告》，目前超过一半的全球服务贸易已实现数字化，超过 12% 的跨境货物贸易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该组织同时预测，在数字技术的带领下，2016—2030 年全球贸易每年将额外增加 2 个百分点。

（三）全球产业链转型对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布局的影响

1. 全球关键矿产战略资源利益争夺

近年来，欧美加强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不仅要实现本国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提升，还要兼顾打压对手。美国实施结盟遏华策略，大搞封闭排他性和团伙式的伪多边主义。全球能源格局加速能源生产和消费利益调整，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地位上升、化石能源优势削弱导致绿色关键金属需求持续上升。各国激烈争夺锂、镍、钴等战略性“关键矿产”。美国提出“电力非洲倡议”，大举进入非洲电力市场。拉美、非洲和亚洲国家的矿产资源生产大国资源民主主义抬头，提高矿产特许使用费率和税率、停止或重新谈判现有采矿合同，不断收紧本国矿产企业的投资限制。部分中资矿业企业已受到相关调查。

2. 合规审查、知识产权保护和环保标准变更冲击

一是环保标准、签证规定等法规变更。我国对外投资的资源导向性明显，采矿业的投资比例较高，这些投资对东道国的环境影响比较大，如果缺乏良好的环保意识，不进一步加大对当地环境的保护力度就可能面临代价高昂的环境污染责任风险。浙江万全木业有限公司以 28% 股权对俄罗斯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项目进行投资，但是俄罗斯签证政策发生较大调整，导致项目无法实施，公司想抽回这些股权，导致发生股权纠纷。2019 年，乌干达基于新《国家环境法》修改了《环境影响评价规章》，细化了环评内容、扩宽了环评范围，进一步收紧了环评通过率。

二是知识产权保护风险。过去中国企业主要面对的是技术落后带来的挑战，现在通过海外并购等方式获得技术地位的提升，但是世界各国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建设并不平衡，执法方式和执法程度也差异较大，这相应导致了这一领域的纠纷和误解，增加了跨国投资的交易成本和潜在风险。由于知识和技术在未来国际竞争中会占据更重要地位，围绕知识产权保护的纠纷也会更加突出。据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统计，2019 年度，浙江省共立案查处涉外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 4000 余件，其中专利涉外案件 1085 件；美国 ITC（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涉及的浙江企业的“337 调查”案件 8 起。

三是疫情、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加重了多数国家对外国投资者是否出于商业目的而进行的投资。除了行业限制外，对企业背景、持股比例、投票权比例设置门槛，以控制本土企

业对企业的控制权。这些政策调整尤其是企业大型投资项目很可能在设立之时比重偏高，加大了企业投资和合规经营风险。

3. 国际运输关键航道和物流安全风险

以海盗活动、恐怖主义等为特征的海上非传统安全严重影响通道安全。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主要航运路线穿越了南亚、西亚、东非等恐怖活动猖獗的区域，这些区域的极端势力同“一带一路”的性质和作用相冲突，故无法排除其威胁和阻碍。另外，处于印尼、越南、马来西亚三国交界处的南海纳土纳群岛附近海域海盗袭击商船事件屡屡发生，这对我国战略运输通道也将构成威胁。由于战略运输通道沿线缺乏支点，我国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重要港口无运营权，远洋行动缺少补给基地，可能对未来海上运输的导航定位、破冰引航等造成威胁。乌克兰危机后，中国贸易出口所经过的欧亚大通道稳定性也受到威胁，关键航道和中欧班列面临中断风险。近年来，美强化对国际战略通道控制，不断阻挠中国建设海外基地，频繁利用国际机制平台加强全球重要海峡和通道布局，重点布防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

二、后疫情时代非洲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

（一）非洲产业链演变及发展逻辑

1. 独立以前的非洲产业链

（1）奴隶贸易以前

奴隶贸易以前的非洲社会以游牧经济为主，以铁器制造及其他手工艺技术为主。非洲的传统手工技艺如西非贝宁王国的棉花、皮革，尼日尔河下游地区的金属工艺，莫桑比克索法拉的铁，都依靠卓越的质量成为非洲经济的部分支柱产业。一部分地区通过东非海岸、红海和撒哈拉沙漠进行贸易活动，部分内陆地区存在少量黄金贸易。

（2）奴隶贸易时期

15 世纪中叶起，非洲奴隶贸易拉开序幕。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率先来到非洲开展贸易，之后英国、法国、美国等国也相继加入。贸易范围从最早的非西海岸逐步蔓延至非洲大陆内部及东非海岸。其奴隶贸易方式则从掠夺逐步转向成立贩卖组织到走私。17-18 世纪奴隶贸易以“三角贸易”达到鼎盛，其回报率达到 100%—300%。持续四个世纪的奴隶贸易造成非洲人口大量流失，劳动力骤减，遏制非洲经济发展。除此之外，非洲国家原有的产业发展秩序和经济社会格局也遭到破坏，农业、手工业、畜牧业都受到毁灭性打击，非洲人民失去传统农耕技术与手工技艺，生产大幅萎缩。这一时期，非洲被迫纳入世界经济运转体系，成为殖民国家过剩工业制成品的倾销地。荷兰、英国大量向非洲运销棉纺织品，1750—1766 年，英国就将 30%—50% 的纺织品运往非洲西海岸。这些产品的进口导致非洲原有工业没有比较优势，产

业发展缓慢。长此以往，西欧国家保持着制造业，而处于外围地区的非洲则负责提供廉价矿产品及农产品原料。

（3）新帝国瓜分时期

1807 年开始，英国开始废除奴隶贸易，接着其他欧洲国家纷纷效仿。以 1880 年为标志，欧洲国家开始占领非洲土地，建立殖民政权。到一战前，非洲大陆几乎被瓜分殆尽。同时，西方以剥夺土地和引入经济作物生产为突破口，推动非洲经济模式转向经济作物和矿物出口。由于列强间的利益争夺，丰富的矿产资源为西方工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料，大批农民转为迁徙工人加入生产模式，由此也打破了非洲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模式。这一时期，非洲国家形成以一二种经济作物或矿产品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畸形发展。¹ 这种经济作物主要以出口为导向，而传统农业作物被忽视。当时比较有规模和代表性的有埃及和苏丹尼罗河流域棉花产区，西非海岸的可可、棕榈、咖啡、橡胶产区和西非内陆的花生棉花产区，东非沿海地区的丁香、剑麻产区，东非内陆的产业、棉花、咖啡产区以及南部非洲的烟叶、甘蔗产区。² 到 20 世纪 50 年代，非洲剑麻占到了全球市场份额的 65%，棕榈、棉花、可可、花生、茶叶则分别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80%、12%、75%、30%、45%—50%。³ 同时，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非洲小农在殖民政府鼓励下种植欧洲、北美市场消费所需的经济作物，同时又以进口方式进口高粱、花生等传统作物。从全球产业分工和格局看，非洲以初级农产品参与到以欧洲、北美洲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链。这种低端原材料出口参与模式造成非洲国家农业发展的路径依赖，使一些非洲农业国家从粮食输出国变为粮食进口国。在这一农业、加工业演化过程中，非洲一些典型的经济作物（如腰果、咖啡等），因为缺乏加工能力，只能将经济作物作为原材料以低廉价格出口到欧洲或亚洲等地区进行加工。可以说，殖民国家实施的贸易管制和限制从根本上减少了非洲国家生产贸易的自由，削弱了其创新发展的能力，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处于低端，甚至边缘化的地位。由于殖民政府关注原材料的运输，非洲大多数公路交通、运输路线都面向港口，而大陆内部运输和基础设施极不发达，阻碍了非洲大陆其他产业的发展和合作，延迟了非洲工业化进程。与此同时，殖民者推行种植单一经济作物的模式也构建了非洲大规模种植园地和小农场并存模式，这些大型商业化种植园也促进了农业技术在非洲的应用，而这些技术在小农经济中则无法产生。

1 朱丕荣..《关注非洲农业发展》.世界农业(9),2009年,第3页.

2 唐丽霞,赵丽霞,王海民:《非洲能从中国的农业发展中学习什么》.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8(4),8.

3 李小云、齐顾波、唐丽霞等:《小农为基础的农业发展:中国与非洲的比较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9页

2. 独立以后的非洲产业链

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摆脱西方控制，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进口替代（1960—1979 年）

20 世纪 60 年代，大部分非洲国家获得独立，西方处于战略经济繁荣发展时期，国际市场上对原材料的需求不断增加，刺激非洲原材料和农业商品的出口。同时各国领导人在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示范下，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发展利益，提出了工业化计划，积极推进国有化，希望通过政府的力量尽快完成工业化。比如，安哥拉发现的铁和石油储藏量相当可观，资源开发潜力巨大，由此进入政府国有企业石油大规模开采阶段，石油产量快速增长，到 1973 年，石油已经超过咖啡、钻石成为安哥拉第一大出口商品。⁴ 这一时期，制造业部门以糖、动植物油脂、鱼肉罐头等食品加工业和纺织业为主。进口较多的粮食作物。但是，在 1974—1975 年，西方国家遭遇石油危机，进口石油价格大幅上涨，资金短期问题暴露。西方国家开始限制非洲产品进入西方市场，同时对进口产品价格进行打压，导致非洲国家生产下降，经济下滑严重，加上一些国家内战爆发，政府更迭频繁，非洲经济出现滞胀和债务危机，通胀率和失业率上升。

（2）第二阶段：出口加工（1980—2000 年）

受西方两次严重经济危机影响以及经济结构脆弱、政策思想混乱、政治动乱等因素，非洲经济出现大衰退。为支持非洲国家走出经济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结构调整计划”，要求西方国家撤回对企业的扶持干预，实行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希望通过引入市场和竞争机制，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优先发展农业。由于非洲国家已无力应对经济危机所需的巨额资金缺口，只能被迫接受调整计划以获得国际金融组织长期贷款。但是，取消政府的贸易限制后，过于自由化的贸易政策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矛盾，导致进口商品的关税削减，低价进口产品进入本土市场，本土中小企业进一步受到冲击，单一结构出口模式仍然无法扭转，且许多企业都无法与外国商品竞争，被迫退出市场。结构调整措施实施后，非洲国家负债累累，债务危机加重。1994 年，非洲宣布成立非洲经济共同体，逐步实现非洲经济一体化。

（3）第三阶段：私有化和吸引外商投资（2001 年）

进入 21 世纪，为了减轻巨额外债的偿债负担，非洲国家接受发达国家提出的减贫战略，将资源从可以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生产部门转移到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领域，同时，非洲大陆经

4 王忠丽，《矿产资源开发与安哥拉经济现代化进程（1961—2006）》.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济一体化有力推动经济发展，以设立加工区、工业园区的方式推进工业多样化发展，同时注重环境和生态效益，大力吸引外商投资。但是，在长期缺乏产业政策规范指导下，许多非洲国家在全球的产业结构体系中难以实现产业价值链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二）后疫情时代非洲参与产业链竞争潜力分析

1. 非洲国家资源禀赋优势和人口红利

（1）非洲矿产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

非洲矿产资源和能源储量丰富，总价值约占全球的 23%，但并未得到充分利用，产值仅占全球的 9% 左右，开发潜力仍然较大。非洲拥有世界上超 90% 的铂族储量、超 70% 的铀矿、近 50% 的钻石储量，所产出的资源包括铜、钴、锂、铬、铁矿石、铝土矿、铀等全球制造业所需的关键材料，境内跨越赞比亚和刚果（金）边界的著名巨型铜矿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砂页岩型铜、钴金属矿成矿区。观察非洲矿业产值分布，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矿业产值水平相对较高，其中南非作为非洲矿产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矿业年产值达到 1249.6 亿美元。从对 GDP 贡献率来看，采矿业仍然是非洲重点经济贡献产业之一。

刚果民主共和国被广泛认为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自然资源，其未开发的原始矿物储量估计价值超过 24 万亿美元。其中，根据非洲安全研究所（ISS）最新报告，钶钽铁矿储量约占全球总储量的 80%，作为信息通讯、5G、电子工业发展的重要原料已成为新的“黑金”。从市场需求分析，2020 年全球钶钽铁矿产量约为 2.3 千吨，并预计在 2021 年至 2026 年期间以约 6%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在美国、欧盟、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等主要消费国需求旺盛。

非洲太阳能资源潜力巨大，东非大裂谷地带地热资源丰富，非洲沿海地带风力资源丰富。为开发可再生能源资源，部分非洲国家政府已制定政策和行动计划，肯尼亚已制定到 2030 年实现 100% 可再生能源发电目标，并拟通过引进固定电价上网（FiT）政策和竞拍政策吸引可再生能源投资。

（2）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低

非洲总人口增长领先全球，青年劳动力资源丰富。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非洲成为世界上人口增速最快的区域。当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口每年以 2.5% 的速度增长，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倍。作为全球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大洲，2022 年非洲总人口（约 14.27 亿）已超过中国。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22》预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到 2050 年将贡献全球超半数新增人口，2070 年将超越东亚、南亚成为人口最多的地区。分国别来看，2022 年非洲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埃及和刚果（金）人口已经超过亿，分别达到 2.2 亿人、1.2 亿人、1.1 亿人、1.0 亿人。非洲劳动力人口数量充足，人口结构健康，2021 年 19 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50% 以上，刚果（金）、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国人口年龄中位数都在 17-19 岁之间，远低于世界平均值 30 岁左右。2022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劳动力（15-64 岁）每年净流入劳动力市场人数超过 2300 万人。据联合国估计，到 2030 年这一流量将增加到 2700 万，到 2050 年将超过 3300 万。大量的青年劳动力为非洲推进工业化进程提供较好支持，预计随着青年劳动力受教育比例提升，就业人数将持续增加，也为外资企业在非生产运营创造较好的劳动力环境。

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按照世界银行划分标准，2020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国民净人均收入约为 1214 美元，甚至相比南亚地区的 1608 美元仍然较低，分非洲各区域来看 2021 年西非、南非、北非、中非、东非的人均年收入增幅分别为 4.2%、5.1%、6.8%、2.1%、5.8%。⁵ 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为在非投资经营企业提供较好的成本效益，长期或在劳动力素质提高的基础下逐步承接部分来自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2. 内需市场扩大和后发优势

（1）中产兴起消费需求旺盛，投资收益高。

由于城市的发展和城镇劳动者收入提升，非洲中产阶层的绝对和相对数量都有较大的增长，其规模从 1980 年的 6600 万人上升到 2010 年的 1.37 亿人。中产阶层的发展在消费、生产等领域对经济增长作用巨大。随着中产阶层的扩大，全球各主要国家开始对非洲新一轮投资以获得地缘竞争优势。从 2010 到 2016 年，在非洲共开设了 320 个外国大使馆。⁶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2014 年非洲经济发展报告》指出，非洲 21 世纪头十年资本产出率比美洲的发展中国家高出很多。据美国商务部调查，近年在非洲的投资者，年均获得投资效益高达

5 IMF（2021）《地区经济展望》

6 北京安邦咨询公司（2022）“世界对非洲展开新一轮地缘战略竞争” <http://www.anbound.com.cn/ViewArticle.php?ArticleID=F6E794A75C5D51DE081DBEFA224304F9>

36% 以上，而在亚洲为 16%，全球平均为 14%。⁷ 国际市场对非洲的兴趣明显增加。发达国家市场增长缓慢，而非洲大陆的增长引起债权人的兴趣。非洲的投资平均回报率为 6%，高于新兴国家的 5.5% 和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 4%。非洲回报率高的原因包括人口迅速增长导致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和中产阶级兴起等。因回报率较高，非洲债务成为一些追求高收益、高风险的国际投资者的选择。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2022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1 年非洲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创历史新高，达 830 亿美元，同比增加 113%（2020 年为 390 亿美元），增速仅次于欧洲（171%）和北美洲（145%）。

（2）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潜力大

非洲各国实现城市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拉动投资的主要动力。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从 2000 年至 2020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城市人口从 2 亿增加到了 4.7 亿。城市人口的激增带来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大量需求。同时，区域化又对非洲大陆内部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生巨大需求。根据非洲开发银行估计，每年需要投资 1300 亿至 1700 亿美元来解决非洲大陆缺乏优质道路、仓库和其他支持供应链的基础设施的问题。由于非洲货物进出口依赖港口，扩建需求日益提升。非洲超 70% 的国家有海岸线或岛屿，超过 90% 的贸易额均通过港口实现，港口对畅通中非供应链至关重要。当前非洲港口发展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港口运力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包括蒙巴萨、达累斯萨拉姆在内的主要港口运力均接近极限。2012 年非盟正式通过了致力于推动跨境互联互通的“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PIDA）。根据第一个优先行动计划（2012–2020 年），非洲开发银行已为 PIDA 项目提供了超过 70 亿美元的融资。PIDA 的第二个优先行动计划已于 2021 年由非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大会通过。2023 年第二届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融资峰会，共有价值 1600 亿美元的 69 个基础设施项目亮相。

3. 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

（1）地缘位置重要，联合自主意识增强

非洲位于亚欧非三大洲的中心地带，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桥梁。非洲拥有广阔的海岸线，扼守着全球重要的航运要道。近年来，非洲的地缘位置对于大国维护自身利益至关重要。美国、中国、欧盟等大国都加强了对非洲的外交和安全合作，以维护自身在非洲的利益。非洲政治经济格局多元化，不同发展阶段、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的国家对于大国进行多层次、多领域的合

7 新浪财经（2006）“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的机遇”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60624/02012677623.shtml>

作提供了空间。非洲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政治局势总体稳定提供了经济基础，推动非洲国家更加注重维护自身利益，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安理会改革、应对气候变化、反对单边制裁等国际重大问题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在呼吁发达国家为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并开始注重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以独立自主的方式发出非洲国家“单一声音”，促使大国在非洲必须尊重非洲国家主权和利益，促进非洲和平和发展。

（2）区域贸易便利化程度提升

从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到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从非洲统一组织到非洲联盟，以及到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诞生，非洲都在不断推进非洲一体化发展，尤其是致力于贸易便利化，包括贸易程序简化和现代化。在这期间，少部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开始实施“一站式窗口”服务系统，例如加纳于2002年开始实施“一站式窗口”，一些国家则在边境采取“一次入境、全境有效”程序。肯尼亚的“单一窗口”系统通过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无纸申请许可证提升外贸便利，保障支付安全，同时还简化了53个贸易程序，为肯尼亚商人节省了大约218,611先令的行政负担成本，以及平均93小时的排队、柜台和步骤之间的等待时间。处理的贸易文件价值从2021年的2210亿先令增加到2022年的7560亿先令，增长了242%。

2022年1月，非洲大陆自贸区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发布泛支付结算系统，支持非洲国家使用本国货币，减少对第三方货币的依赖，预计每年将为非洲大陆节约50亿美元支付成本。之后又选定卢旺达、喀麦隆、埃及、加纳、肯尼亚、毛里求斯和坦桑尼亚7个国家被选中开展贸易试点。尼日利亚启动自由贸易区安耶巴经济城，在城内加工或组装的产品能够免税销往整个非洲市场，进一步降低跨境成本，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3）国际贸易合作不断深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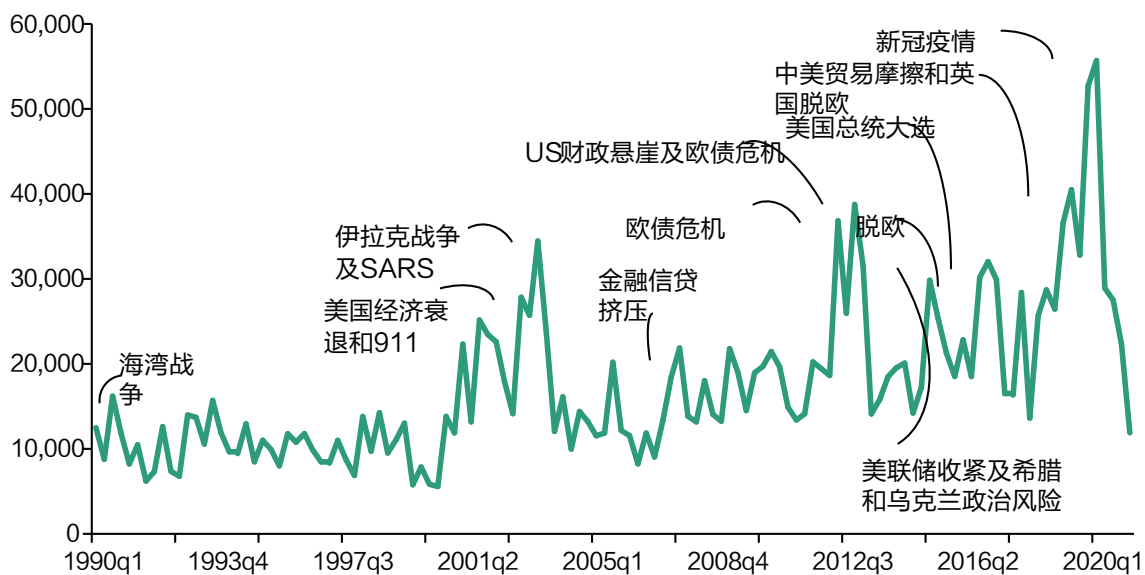
非洲大陆自贸区加强与中国、东盟等地区贸易协议谈判，进一步降低关税和贸易壁垒。中国与部分非洲国家已建立贸易畅通工作组，解决双边贸易问题。中国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98%的输华商品实施零关税待遇，为非洲农产品输华设立“绿色通道”，并建立双边标准、质检、互认等方面合作，提高通关效率，帮助非洲产品更快更好进入中国市场。

（三）非洲产业链重构面临的挑战

1. 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带来的不确定性冲击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加上零星爆发的疫情，给全球经贸合作和经济增长带来了极大冲击。从下图 Hites Ahir（IMF）、Nicholas Bloom（斯坦福大学）和 Davide Furceri（IMF）共同制定的不确定指数可以看出，引发全球性格局变化的因素层出不穷。外部环境复杂化和全球化逻辑转变都对非洲产业链重构造成冲击。

图 3：世界不确定指数（WUI）



数据来源：Ahir, H, N Bloom, and D Furceri (2018), “World Uncertainty Index”, Stanford mimeo.

2. 政策干预、政府腐败和执法能力弱

疫情暴发以来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带来的全局性挑战日益突出。近年来非洲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和法律等风险要予以高度重视。**一是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风险。**非洲各国具有不同的法律体系、反腐败政策与制度，且尚未完备，对于中国投资者来说具有较大的未知性。一些国家不属于 WTO 成员，不受规则体系约束，政策干预和歧视性对待就给企业带来极大的法律风险。如

矿业投资的回报率高，吸引众多外资蜂拥而入，于是当地政府对矿产探矿权的审批变得严格，宣布收回采矿权或停止审批，企业不得不面对关停风险。几内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等国已强制要求外资将一定的股权份额转让给东道国企业。**二是索贿等腐败风险。**“透明国际”组织宣布的 2019 年最新清廉指数报告显示，非洲国家普遍清廉程度较低，中东非及北非国家清廉指数平均为 39 分，而撒哈拉以南地区平均则为 32 分。根据该组织统计，塞舌尔、博茨瓦纳、佛得角、卢旺达、毛里求斯、纳米比亚、圣多美与普林希比、塞内加尔、南非、突尼斯是非洲大陆清廉度最高的十个国家；相比而言，乍得、布隆迪、刚果（金）、刚果（布）、几内亚比绍、利比亚、赤道几内亚、苏丹、南苏丹和索马里被列为非洲十大腐败国家。**三是政府执法能力不足引起投资风险。**企业在参与项目建设中不可避免会发生投资纠纷和争议。东道国的执法能力、执法透明度将直接关系到项目的运营。埃及的法律体系相对完善，但是投资透明度就相对较差。在新公布的投资法中试图对投资争议以诉讼外的方式解决，如抽签决定，这一争议处理程序不符合投资者需求，执法能力和水平严重不足。不同的非洲国家受不同的宗教文化的影响，对腐败行为具有不同的认知和判断，部分国家及其国民对腐败的纵容态度也无形增加了中国企业的腐败风险。

3. 地缘政治博弈引发物流成本飙升

历史上，非洲在全球供应链中处于边缘位置，殖民时期，政府实施贸易管制限制非洲大陆商品销售的自由，而专注于原材料的持续出口，导致内陆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被忽视，大多数公路、铁路海港和其他运输路线都集中于沿海地区，大陆内部地区运输和基础设施系统却极不发达，现有的公路和铁路通车效率低下且路况较差，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据统计，非洲大陆有 50% 以上的道路尚未铺砌，极大地制约了货物的运输和商品流通。从运输费用统计看，当前非洲运输和分销商品的平均成本相当于商品价值的 320%，相比之下，东亚和北美洲仅为 140%，运输需求与运输条件不匹配。⁸

贸易便利化程度不高，清关效率低，增加物流成本。英国发展融资机构 cdc Group 称，非洲港口货物平均等待时间在两周以上，相较之下，亚洲、欧洲和拉美则不到一周。非洲开发银行估测，其处理成本要比世界其他地区高出约 50%。由于原产地规则，许多国家仍然依赖纸质海关表格，很少有过境点有“一站式窗口”，卡车司机需要在移民、海关、汽车税和新冠病毒检测等窗口分别排队，这些都增加了跨境运输的成本。

8 新民晚报（2019）《民营企业为何纷纷投资非洲》

政治不稳定直接冲击人员和物品的自由流动。乍得、几内亚、马里和苏丹等国仍在处理过去发生的政变。这些混乱加剧了马格里布、东非和非洲之角的不稳定。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边界在 2018 年 7 月和解后最初开放，此后重新关闭，边界两侧也有军事存在。

4. 经济处于低谷，尚未完全复苏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俄乌冲突、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加剧了非洲经济的脆弱性，通货膨胀、极端天气、粮食危机以及债务风险上升等多方面因素干扰着非洲经济发展。非洲经济受外部世界经济影响较大，撒哈拉以南非洲区内贸易仅占其全部贸易的 12%，大大低于其他区域内贸易的比例。如欧洲区内贸易占比为 66%。世界经济的放缓直接对非洲经济带来冲击。疫情期间，国际市场对石油等大宗商品萎靡，石油价格暴跌，导致依赖资源出口的非洲国家收入锐减。如 2020 年安哥拉 GDP 增长 -3.%、阿尔及利亚 -4.4%、赤道几内亚 -9.2%、利比亚 -25.4%、尼日利亚 -4.4%。旅游禁令导致收入大幅下降。肯尼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肯尼亚国际游客数量骤减 71.5% 至 57.96 万人，旅游业收入收缩 43.9% 至 917 亿肯先令（1 美元约合 111 肯尼亚先令）⁹。2021 年以来，肯尼亚旅游市场虽然出现小步复苏迹象，但要恢复到疫情暴发前水平似乎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及俄乌冲突加剧了原材料供应链受阻和价格进一步波动。迫使矿场和加工设施关闭或暂停运营，矿产资源和金属的国际运输也受到重大影响。这场危机对手工和小规模采矿工人及其社区造成的影响堪忧。通货膨胀居高不下，阻碍经济恢复。非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非洲 2022 年的平均通胀率达到 13.5%，其中南非通胀率达 7.4%，埃及 13.2%，尼日利亚 18.6%，而津巴布韦因受西方制裁导致货币贬值，通胀率高达 256.9%。俄乌冲突造成国际粮食危机，加上 2022 年非洲之角区域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严重旱灾，农作物产量断崖式锐减，使得非洲粮食供应持续受到阻碍。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显示，2018 年至 2020 年，非洲从俄乌两国进口了价值 51 亿美元的小麦，占非洲小麦进口总额近 45%。

债务问题依然严重。虽然 21 世纪头十年，非洲债务压力明显缓解，但是近年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低，非洲偿债能力下降，债务负担逐渐加重。据世界银行统计，2018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外债总量达 5830 亿美元，较十年前翻了 1 倍多；外债占非洲出口的比例从 2008 年的 59% 上升到 134%。非洲开发银行的报告显示，非洲债务持续上升，债务占 GDP 的比

9 新华社（2021），“疫情下的非洲旅游业将走向何方”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5658449517083044&wfr=spider&for=pc>

例 2018 年超过 56%，十年前则为 38%。2019IMF 发布的债务可持续评估报告显示，8 个非洲国家（刚果金、冈比亚、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索马里、南苏丹、苏丹、津巴布韦）处于债务困境；11 个非洲国家（布隆迪、喀麦隆、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吉布提、埃塞、加纳、毛里塔尼亚、塞拉利昂、赞比亚）处于债务高风险。

表 1：撒拉哈以南非洲外债情况

年份	2008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外债（亿美元）	2360	4410	4570	4840	5550	5830
外债占出口比例（%）	59	96	128	145	144	134
外债占国民收入总值比例（%）	21	26	29	33	35	36

资料来源：World Bank Group International Debt Statistics 2020 Washington, p. 23

5. 金融体系不完善，融资难融资贵

由于非洲政治、经济环境不稳定，金融政策的变动也相对较多。许多非洲国家都对金融体系的相关制度进行较大的改革，各国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减少政府对银行业的过度干预，努力创建一个多样化的、竞争性的金融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金中的作用。但是由于改革偏重自由化，这对于金融市场不发达、资金供需矛盾普遍较大的非洲国家来说，极易引起金融与经济秩序的混乱。¹⁰ 已有银行随意抬高利率、信贷失控和储户存款丢失的现象发生，还有的国家在取消外汇管制后，国内外投机商套汇外出猖獗，导致本币恶性贬值，外汇存量不断减少。同时，非洲的金融体系主要围绕银行部门，银行部门占金融部门资产的 90% 以上。目前银行部门的融资结构可能不适合小企业的成长和出口业绩。寡头垄断现象严重，利率超高，也就造成了金融融资难的问题。另外，非洲资本市场落后，监管过严，全球化低，导致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受阻。非洲项目通常具有金额大、结构繁、期限长、风险大等特点，国际金融机构基于流动性和资产负债等方面考虑，无法满足中长期非洲项目的融资需求。

10 李智彪：《非洲金融市场概况与金融政策动向》，西亚非洲（2000），（5），6。

（四）非洲产业链未来发展

1. 区域经济一体化

非洲有 54 个国家，市场经济碎片化，区域内贸易比重远低于其他大洲，而且由于经济体量小、结构单一极易受到外部冲击。因此，一体化被认为是非洲自主自强的必由之路。从 1963 年非洲统一组织建立到 2002 年非盟诞生，非洲国家虽遭遇诸多困难，但从未放弃，终于迈上新台阶。近期非洲区域内贸易一体化进程主要有两个推进因素：一是非洲三方自由贸易协定（TFTA），2015 年签署，涵盖了非洲的东半部分，将建成一个有着 6.25 亿人口、GDP 总量达到 1.6 万亿美元的共同市场。另一个是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它是世贸组织设立以来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它涉及 2000 余万平方公里土地和近 14 亿人口——2050 年预计将达到 25 亿；这一自贸区主要是在原产地规则、关税减让、关税壁垒在线监督、报告与消除机制、泛非支付与清算系统、非洲贸易监测等方面进行了设置和安排。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如果推进顺利，它有望为非洲国家间贸易带来至少 15%—18% 的增长，并通过区域价值链的发展刺激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以及其他市场活动，从而加强非洲企业进入并占有世界市场的能力，加强非洲的经济和商务外交能力。

2. 工业生产以资源型制造业、原材料出口加工为主

制造业一直是当前每个工业化国家繁荣的核心驱动力，非洲自然资源丰饶，工业生产以资源型制造业为主，约占非洲总制造业增加值和制造业出口的一半制造业目前已是非洲吸纳外商直接投资（FDI）最多的产业之一，2015 年制造业 FDI 占非洲总 FDI 的 22%。2005 至 2014 年，非洲制造业产值年均增长率达 3.5%，是全球范围内的历史最高值。尼日利亚、安哥拉等国的增长率甚至达到了 10%。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制造业产值也从 2005 年的 750 亿美元增加至 2016 年的 1300 亿美元。据布鲁金斯估算，到 2030 年，非洲制造业企业对企业支出将达 6.66 万亿美元，比 2015 年多 2 万亿美元；从中国流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工作岗位将达到 1 亿，其中部分将流入非洲。各国刺激制造业和工业化发展的政策可能各异，但总体而言制造业和工业发展将是非洲实现发展目标的关键。未来，在当地加工原材料可以创造非洲区域价值链，促进非洲区域内部贸易，增加非洲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增加出口收入。

3. 农业发展潜力巨大

非洲拥有丰富的资源、良好的光热水土资源和悠久的农业发展历史，农业生产空间广阔。新世纪以来，非洲区域和各国政府对发展农业、保障粮食安全达成统一共识，积极发布农业发展规划和支持政策。2003年7月在莫桑比克召开的非盟峰会制定并通过了“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CAADP），呼吁非洲国家每年将10%的财政预算投入农业领域，以改善农业投资条件、支持水资源管理、加强灌溉等，打造开放式的农业合作平台吸引外资，保障本国农业产量年均增速达到6%。非盟《2063议程》提出非洲农业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生产力，提升产业活力，从根本上实现非洲农业转型，实现非洲大陆自给自足。在这些区域组织和政策推动下，道路网络、灌溉系统和产后储存技术等非洲农业发展条件和投资环境正在不断改善，吸引更多的外商在非洲投资，过去10年，非洲本土的农业企业和品牌也迅速崛起，卢旺达的Akabanga胡椒油和埃塞俄比亚的Tomoca咖啡等产品证明了国内农业部门逐步地、持续地向更大的农业加工和增值发展的趋势。

4. 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是数字技术与经济活动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新业态。非盟《2063年议程》第一个十年实施计划明确提出要“建立泛非电子网络”。2020年5月，非洲联盟出台《非洲数字转型战略》。世界银行从2018年开始到2030年为非洲数字转型投资250亿美元。近年来，非洲各国非常重视并支持数字经济，据统计目前只有10余个国家尚未制定国家性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埃及甚至制定了人工智能国家战略。埃塞俄比亚政府也加快了数字技能、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方面进行投资，并取得一些成果。尼日利亚政府开始尝试用数字手段进行征管税收。随着智能手机和互联网在非洲的普及率越来越高，非洲数字经济在移动支付和电子商务这两个热门领域发展最为迅速。在电子商务领域，美国国际贸易总署数据显示，2022年非洲电商用户约3.87亿，电商渗透率为32%；预计到2025年电商用户将突破5亿，渗透率将达40%，电商用户的年复合增长率为17.9%。2017年非洲电子商务的市场规模为160亿美元，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750亿美元。目前，非洲已经建立数个具有影响力的电商平台，如Jumia、Kilimall、Zando等。其中有着“非洲阿里巴巴”之称的Jumia 2019年4月已在美国纽交所上市，目前为尼日利亚、埃及、摩洛哥等10个非洲国家提供服务。¹¹

11 商务部驻几内亚使馆经商处网站（2020），“2022年非洲电商市场规模将达220亿美元”，<http://gn.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001/20200102929606.shtml>

5. 绿色能源和可持续发展

气候变化给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和生活带来沉重的负担。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非洲将推动气候韧性发展列为国家战略优先事项，并采取了一系列自救措施。2014、2020 年非洲国家陆续出台应对气候变化战略，2022 年非盟推出《气候变化和韧性发展战略与行动计划（2022-2032）》，推动整个大陆加大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和气候韧性发展。同时，非洲国家还将有限的资源倾斜使用，加大绿色能源投资大力，推动整个大陆的可再生能源产能快速增长，太阳能、风能和水电的年增长率甚至达到两位数。此外，非洲开发银行将其注意力和资源转移到应对气候变化上。例如，2020 年非洲开发银行 63% 的资金投入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由此成为全球多边开发银行中气候治理投入资金比例最高的机构。非盟下属的非洲风险能力机构（African Risk Capacity, ARC）与非洲各国政府开展密切合作，以不断增强其主动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

6. 城镇化带动工业化

非洲丰富的劳动力人口资源、日益增长的消费力水平，使得非洲的城镇化进程也在加快，是当今世界城镇化增长最快的地区，预计非洲城镇居民人口将在 2040 年超过 10 亿人，到 2050 年城镇人口有望跃升至 13.3 亿人。其城市化率将持续增长，预计非洲的城镇化将迎来持续增长，预计城镇化率将于 2035 年达到 49%，到 2050 年将达到 56%，届时，全球新增城市人口的 90% 都出现在非洲和亚洲。

表 2：非洲与世界城市化率对比（%）

年份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19	2020
非洲	14.4	18.5	22.5	26.7	31.4	34.9	38.9	43.3	43.8
世界	28.4	33.6	36.6	39.3	43	46.7	51.6	55.7	56.2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在非洲，有相当一部分城市因矿产资源开发而逐步发展，如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就是由于金矿开发而崛起，迅速成为南非重要的经济中心。由此辐射开来的交通运输通道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和资源的整合。随着城市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将带动形成非洲跨国城市群或者高密度城

市群地区。非洲城邦数据库已经确定了 6 个主要的密度很高的城市集群（即北非集群、几内亚湾集群、尼罗河集群、埃塞俄比亚高地集群、五大湖集群、南非集群）和 121 个规模相对较小的集群。一些国家将发展出城市走廊，如埃及北部三角洲城市走廊、尼日利亚拉各斯－伊巴丹走廊、摩洛哥的盖尼特拉－卡萨布兰卡走廊。这些城市群和城市走廊将激发城市产业集聚，促进城市专业化发展。以农业为例，城市大量人口集聚的消费需求带动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零售业发展，而零售业发展又带动交通、仓储、批发等产业活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政府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创新体制机制，进一步增加公共服务设施、改善营商环境和提升服务能力，吸引更多企业集聚，由此，城市化带动工业化发展，并以工业化促进城市经济结构转变，提升城市发展竞争力和创新力。

三、“一带一路”中非产业链合作与发展

中非合作从最初的无偿援助到现如今的产能合作，从中国援助到建立“非洲品牌”到交流发展经验。中非产业合作已呈现出深度和广度，并逐渐呈现规模化、集群化的特点。本节首先回顾以往中非合作论坛行动计划中与产业链有关的政策方向，即 2015 年约翰内斯堡峰会提出的“十大合作计划”、2018 年北京峰会提出的“八大行动”和 2021 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提出的“九项工程”。

（一）中非产业链合作相关政策

1. 中非“十大合作计划”

在 2015 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非关系从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宣布与非洲在十个重点领域开展务实合作¹²，包含基建、医疗、清洁能源、农业等多个产业。并为此配套 600 亿美元资金，深度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¹³。旨在加强非洲产业基础，“授人以渔”。

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公布《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宣布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并将商务部对外援助工作的有关职责，和外交部对外援助协

12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暨第六届部长级会议”

13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7 年）<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718/c191095-29412141.html>

调等职责整合于整个新机构中，并发布了《对外援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¹⁴。2018年8月2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吹风会上，商务部发言人在发布会上表示，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已全面落实完毕¹⁵。

2. 中非“八大行动”

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七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成功召开。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同非洲共同实施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流、和平安全等“八大行动”¹⁶。绘就了新时代中非关系的发展蓝图，开启了新时代中非合作的宏伟篇章。“八大行动”中，依旧涵盖了农业、基建、清洁能源、卫生医疗、人文等多个产业。

“八大行动”既是对“十大合作计划”的重要补充，也是中非合作“提升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八大行动”表明中非双方将继续致力于加强产能产业、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健康卫生等传统领域合作。在帮助非洲农业发展方面，‘八大计划’提出在2030年前实现粮食安全，这将帮助非洲12亿人口解决吃饭问题，是造福非洲和人类的义举。在基础设施领域，中非双方将实施联通计划，支持非洲互联互通，加快其一体化建设¹⁷。

人才不足是长期以来阻碍非洲发展的三大瓶颈之一，因此中国对非洲人才的能力建设贯穿于历届中非合作论坛行动计划的各合作领域中，但此次峰会首次将能力建设行动单独列为一项重要举措。

“八大行动”作为维护非洲发展计划，也是对接《2063议程》的重要成果。在非洲工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非洲本土人才培养和促进中非产能合作等方面至关重要。峰会结束三年来成功于2019年和2021年举办“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启动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规划编制工作，举办首届中非农业合作论坛。

14 商务部国别贸易投资环境信息半月刊。《中国援外资金向“一带一路”沿线倾斜》<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zuixindt/201803/20180302720275.shtml>

15 中国一带一路网《一带一路背景下，中非经贸合作如何深入》<https://zhuanlan.zhihu.com/p/43210561/>

16 红网《对标“八大行动”“九项工程”，中非共向前》<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0111550491774343&wfr=spider&for=pc>

17 中国改革报《“八大行动”勾勒中非务实合作具体路径》http://www.cfgw.net.cn/epaper/content/201809/05/content_3375.htm

3. 中非“九项工程”

2021年11月29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习近平指出，中国将同非洲国家密切配合，共同实施“九项工程”。

在本次会议中习近平主席提出“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主持公道、捍卫正义，顺应时势、开放包容”的中非友好合作精神。这是首次对中非关系精神内涵进行系统梳理，对中非合作本质特征做出精辟概括，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国与国交往指明了人间正道¹⁸。

在“九项工程”中，对于中非产业合作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计划。如未来三年将从非洲进口3000亿美金商品、在非开展10个工业化援助项目、为非洲援助实施10个数字经济项目等等。中国新增对非直接投资超过50亿美元，并向非洲金融机构提供超过40亿美元授信额度，同时，中非民间投资促进平台、中非跨境人民币中心正式设立¹⁹。

契合非洲国家最紧迫的发展需求，对接中国新发展格局建设，顺应国际发展合作大势，必将为非洲疫后经济复苏赋予新的动能²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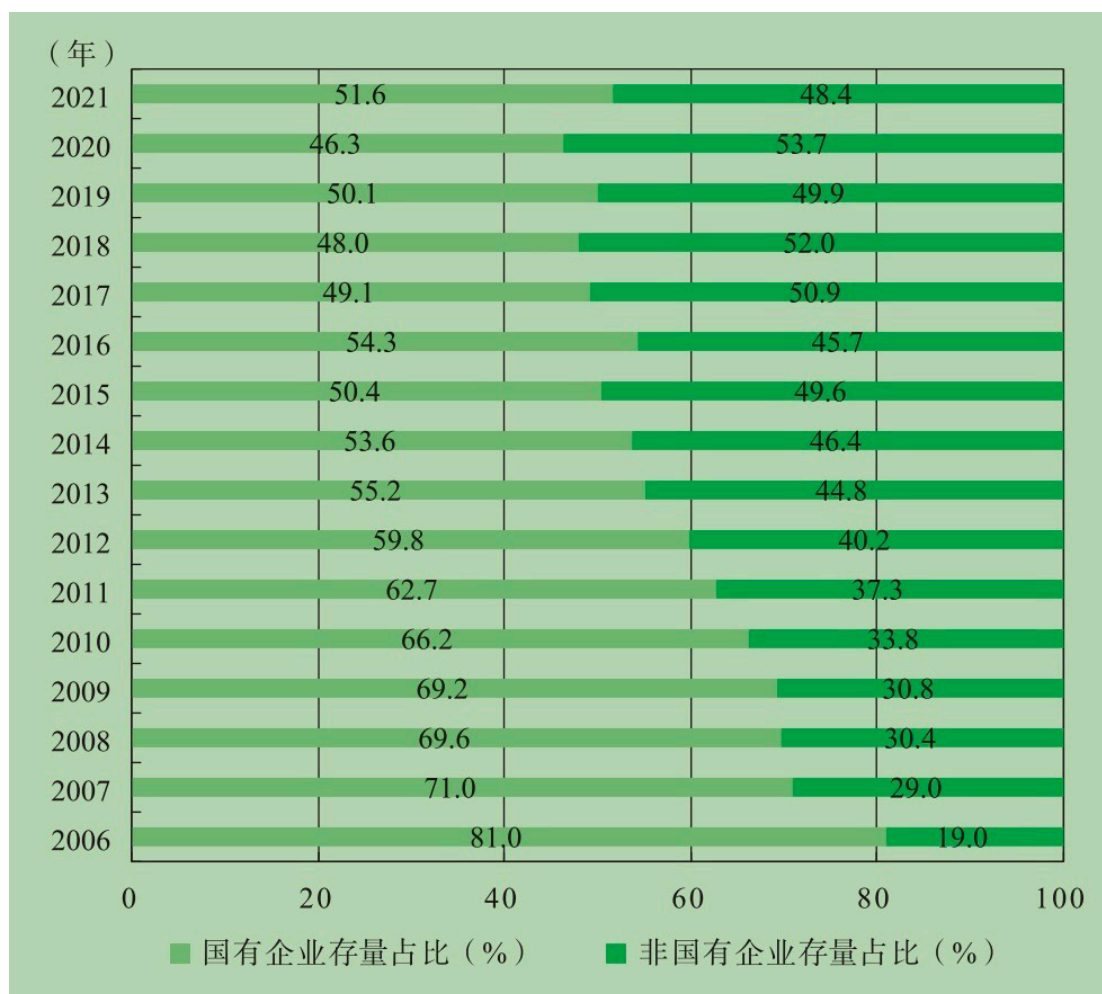
18 来源：人民网《互利共赢，共同发展》<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7979770893268912&wfr=spider&for=pc>

19 中国对外贸易杂志《中非再“湘”遇，签约超百亿》<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4738104065467392&wfr=spider&for=pc>

20 同“7”

4. 地方参与中非合作项目（以浙、湘、粤等地为例）

图 4：2006 - 2021 年中国海外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存量占比情况²¹



浙江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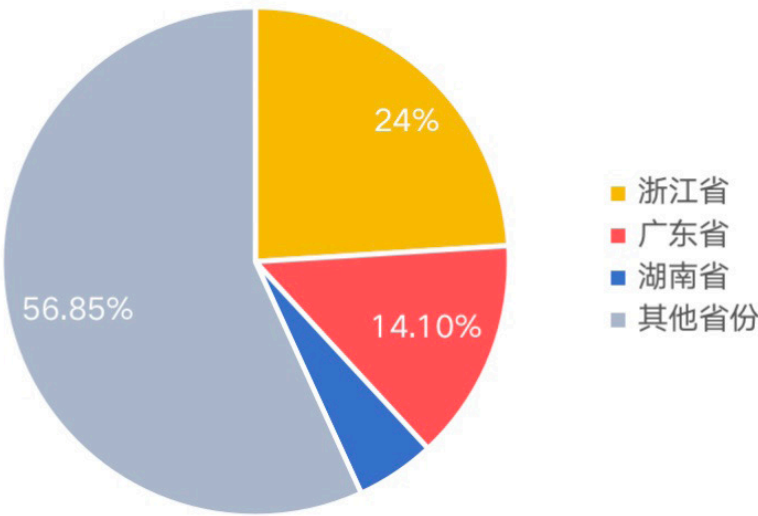
中国已连续 13 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而在中国国内，浙江自 2016 年至 2020 年都是对非进出口额最大省份，²² 积极打造对非洲贸易合作的浙江模式。2022 年浙江对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22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2 潮新闻《非洲第一的贸易好伙伴 为什么是浙江？》<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0205010695902681&wfr=spider&for=pc>

非洲出口额为 2642.30 亿元，在全国对非出口中占比 24%，位列各省第一²³。浙江在对非贸易中以市场采购以及民营企业为主要特征的合作模式，为中非贸易深化合作提供了地方经验。

图 5:2022 年中国对非贸易主要省份占比



浙江省高度重视国家对非合作的战略部署，各级政府对非合作上也保持着良好的协调合作与政治互信，为服务中非合作提供了政策、智库、安全与机制平台等方面的保障。

2019 年 3 月，浙江发布了国内首个地方省级政府出台的《浙江省加快推进对非经贸合作行动计划（2019 - 2022 年）》，围绕规划指导、产业对接、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数字经济、人文交流六大重点领域积极布局浙非合作。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浙江与非洲的合作交流都有了明显的拓展，在政策、经贸与人文三大层面相互促进，逐渐形成了鲜明特色的“浙江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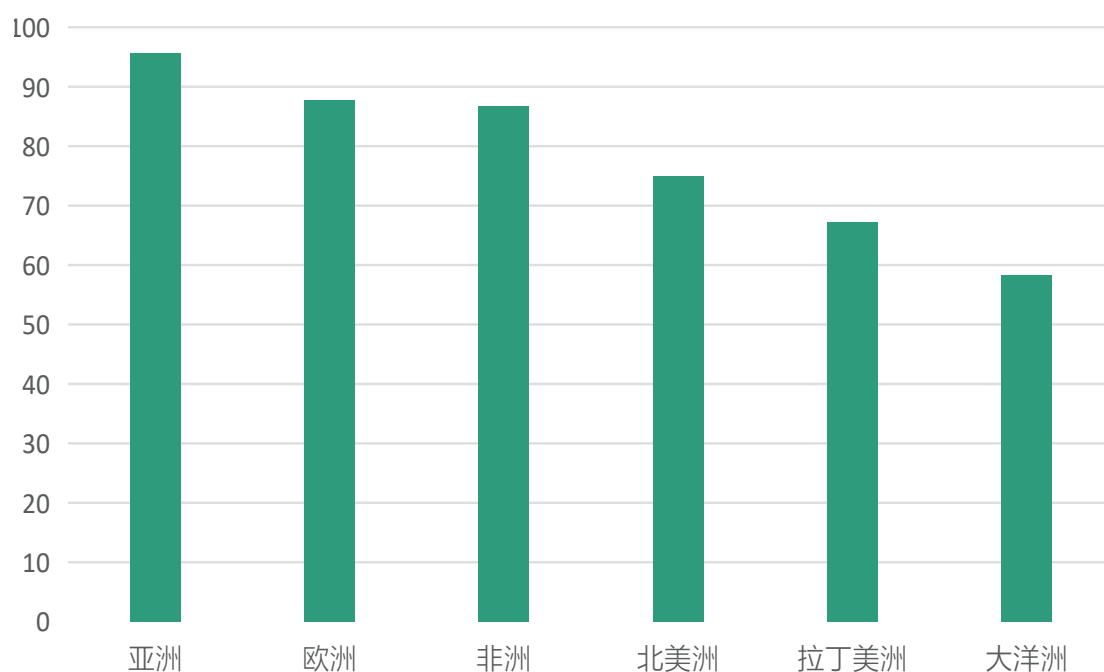
2018 年起，金华市政府与浙江师范大学携手连续举办“中非文化合作交流周暨中非经贸论坛”活动。几年下来，这已成为金华、浙江省乃至全国对非交往的重要平台之一。

23 中国社会科学网《促进中非贸易高质量发展》<http://news.zjnu.edu.cn/2023/0512/c8451a438325/page.htm>

广东省

广东省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对非洲主要出口商品为机电商品。近年来，广东持续加强对非进口平台培育，挖掘对非进口潜力。今年前 5 个月广东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 607.1 亿元，增长 34.5%，占同期省内对非洲出口的 61.1%。²⁴

图 6：2021 年末中国境外企业在全洲覆盖比率



2023 年前 5 个月，中非贸易延续良好势头，进出口值 8223.2 亿元，同比增长 16.4%。其中，粤非贸易增长迅速，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数据显示，2022 年全年及今年前 5 个月，粤非货物进出口额分别为 2652.6 亿元和 1237.7 亿元，占全国对非洲进出口总额的 14.1% 和 15.1%。其中，今年前 5 个月，粤非货物进出口更是同比增长 24.8%。广东的供应链优势无可比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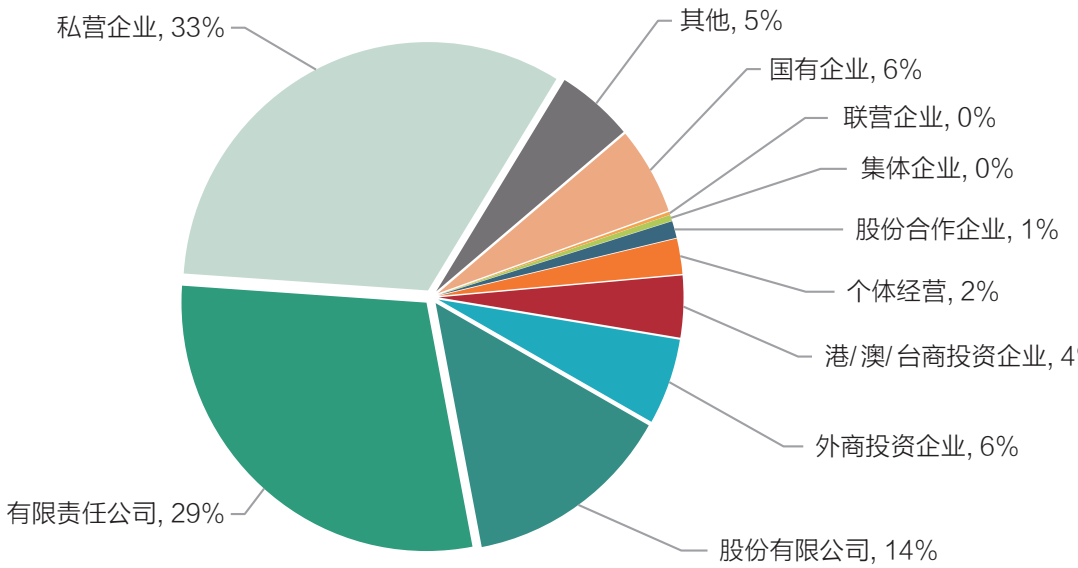
互惠互利，方能更好地凝聚合力。经认定的首批 7 个广东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区有 4 个在非洲，分别为尼日利亚广东经济贸易合作区、“一带一路”产业园（尼日利亚）、乌干达－中国（广

24 来源：南方日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0363300900954824&wfr=spider&for=pc>

东）国际产能合作工业园、华坚埃塞俄比亚轻工业城²⁵。截至今年 5 月，广东在非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 11.7 亿美元，创造产值 25.4 亿美元，带动货物进出口 9.7 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 4229 万美元²⁶。

湖南省

图 7：2021 年末境内投资者按登记注册类型构成



2022 年，湖南对非贸易总额 556.6 亿元，较 2021 年增长 42.8%。今年 1 至 4 月较 2022 年同期增长 90%。2022 年 7 月 20 日湖南省商务厅联合财政厅发布了做好 2022 年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建设促进资金使用管理。通知规定，对建设非洲优质产品产业链、扩大对非贸易规模的企业等，最高奖励 500 万元。推动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建设。

由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湖南省商务厅、长沙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中非城市合作(长沙)

25 来源：南方都市报，“探访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 https://www.sohu.com/a/692528607_161795
26 南方日报“广东品牌走进非洲，粤非合作孕育新机” <https://m.yunnan.cn/system/2023/06/30/032649773.shtml>

论坛于长沙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上，与会城市和地区共同发布《中非城市合作长沙倡议》²⁷。

在“自上而下”的体系带动下，湖南深化与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等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推动并促成 5 个非洲国家的 6 类农产品市场准入。扩大非洲优势产品进口，打造“非洲品牌仓”，培育咖啡、坚果、小农机等 10 条进出口产业链，百余款非洲产品进驻各大商城。

湖南还对接非洲国家总体发展规划，推动优势行业龙头企业走进非洲。比如，在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建设农业合作园区，推进水稻、大豆、玉米等农作物全产业链开发合作；在科特迪瓦、卢旺达等国开展橡胶、棕榈油、干辣椒等产业投资，探索形成了产工贸一体化合作新模式。

（二）中非产业链合作动力和模式

1. 中非产业链合作四个动力——维护中非产业链安全稳定

（1）产业资源互补

近年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全球产业链格局加速调整，非洲拥有的丰富自然资源和人口红利优势进一步凸显，在城市化和产业发展方面的巨大潜力进一步释放。《2022 年非洲青年调查》指出，到 2030 年，世界上大约 42% 的青年人口将来自非洲，青年将成为促进非洲和平稳定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联合国预测非洲人口到 2050 年将达 25 亿，非洲是极具潜能的生产和消费市场。

中国拥有资金、技术和发展经验优势，这使得中非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促进中非市场相通、产业相融、创新相促、规则相联，不断扩大利益交集，畅通资源要素循环流转，形成更有效率、

27 来源：人民网，《中非城市合作长沙倡议》发布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0348359681940016&wfr=spider&for=pc>

更加顺畅的中非经济良性发展²⁸。帮助非洲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支持非洲在全球价值链中由原料的供应者向工业品生产者转型，同时优化中国产业链结构，提升产业链的坚韧性和稳定性是中非产业链联动发展双赢的期待。

（2）产业结构互补

当前的非洲大部分国家在商品、技术等要素上都处于全球产业链劣势地位，对于非洲国家来说，中国的发展经验对其在寻求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且非洲大陆需要通过国际间投融资合作来实现要素流入积累融入全球产业链，双方在多领域产业结构中具有互补性。

■制造业：我国拥有 41 个工业大类、207 个工业中类、666 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非洲制造业只占全球 2% 左右，但人口红利巨大、城市化进程加速、制造业方兴未艾。中非制造业合作有利于促进非洲工业化进程，提升非洲生产能力。

■基础设施建设：过去 10 年，中国在非洲参与建设 6000 多公里铁路、6000 多公里公路、80 多个大型电力设施，为非洲民众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有力促进了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同时为中国企业投资非洲打下坚实的基础。

■能源：非洲矿产资源丰富，但开采能力不足，能源基础设施薄弱。中国在能源勘探开采与深加工等领域实力雄厚。中非能源合作可以帮助非洲在全球价值链中由原料的供应者向工业品生产者转型。

■农业：中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拥有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经验。非洲拥有广阔的耕地和丰富的农产品资源，但农业领域基础设施薄弱、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较低。中非合作可以提高非洲农产品本地化加工能力和农产品附加值，促进当地粮食安全保障网建设。

（3）经贸合作潜力巨大

经贸合作是中非合作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提出 10 周年。10 年来，在中国和非洲各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

28 中国政府网。（2021）。“王文涛：中非携手命运与共 经贸合作续写新篇” https://www.gov.cn/xinwen/2021-12/02/content_5655357.htm

中非经贸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非贸易总额累计超 2 万亿美元，中国始终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中国企业在非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超 7000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超 4000 亿美元；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流量累计超 300 亿美元，已成为非洲第四大投资来源国。在投资驱动工程项下，中国新增对非洲直接投资超过 50 亿美元，中方已向非洲金融机构提供超过 40 亿美元授信额度。²⁹

在贸易促进工程项下，非洲 11 国 16 项农产品在“绿色通道”项下获得输华准入，21 个非洲国家已经享受 98% 输华产品零关税待遇。贸易融资额度稳步落实，为支持非洲出口发挥了积极作用。2022 年，中非双边贸易额达到 282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1%，创历史新高。

贸易促进工程和投资驱动工程的实施进一步释放了中非经贸合作的潜力，拉紧了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纽带，进一步促进和带动了当地工业化发展，有力地支持了非洲产业链建设。

（4）共同应对全球竞争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非关系行得稳、中非合作有成效，全球发展就有更多新动能，世界就有更多稳定性。这是 28 亿中非人民肩负的国际责任和历史使命。

习近平主席倡导中非共同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共同维护和平安全的全球环境，共同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三个“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有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正当发展利益，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正能量³⁰。

中国对非洲授人以渔，帮助其实现自主发展的投融资合作模式，不仅符合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经济全球化特点，其更为深远的价值意义在于，为新形势下世界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新范本，为经济全球化的多边合作机制拓展了新路径，为经济全球化注入了新动力。

29 中国政府网。（2023）。“推动中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非合作）” <http://cpc.people.com.cn/n1/2023/0620/c64387-40017519.html>

30 中国政府网。（2023）。“新华社评论员：携手共创中非美好未来” https://www.gov.cn/govweb/yaowen/liebiao/202308/content_6900172.htm

2. 中非产业链合作三个模式

（1）助力非洲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对非援助始于 1956 年对埃及的援助。同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特点是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进入 21 世纪，中国对非援助增长迅速，且更加注重义利并举，援助领域也更加向着减贫、医疗卫生、教育培训、基础设施等民生和能力建设方面倾斜，不仅对提高非洲自主发展能力产生了积极作用，还助力非洲国家改善了社会经济综合基础条件。

随着大国自信的回归和外交上的成熟，中国的对外援助由过去单纯的援助变成了更注重效益的合作共赢。一方面是为了帮助非洲国家借鉴中国大力投资基础设施的发展模式探索一条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希望在这一过程中推动更多中资企业国际化，寻求投资非洲的机会。

（2）助力非洲打造产业链一体化

2022 年，中国对非新增直接投资 34 亿美元，截至 2022 年年底，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超过 470 亿美元。³¹ 其中建筑业、采矿业和制造业逐渐成为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三者投资占比近七成，达到 69.6%（私募基金和民间风投未列入其中）³²，中国对非洲投资领域正在不断拓宽。

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政府宣布设立中非发展基金，也是中国第一支专注于非洲投资的股权基金。2015 年 12 月 4 日，中方设立首批资金 100 亿美元的“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中非发展基金和中非产能合作基金的设立旨在以市场化的投资方式促进非洲经济发展、推进非洲工业化进程、减少贫困、改善非洲民生，提升非洲可持续发展能力，构建更加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直接投资引导和支持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建厂，帮助非洲构建产业链、增加就业率。此外，越来越多的中国民间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也看准了非洲市场，加大了投资力度。

（3）助力非洲融入世界产业链

在中非合作论坛推动下，中国民营企业逐步成为中非经贸投资合作的主要力量，我国民营制造业技术水平和产品特点与非洲经济发展需求十分契合。境外工业园作为国际产能合作的有

31 国务院新闻办网站(2023)“国务院新闻办就第三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及中非经贸合作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https://www.gov.cn/lianbo/fabu/202306/content_6886298.htm

32 刘凌，《中非投融资合作模式的经济全球化价值》，中国外资 2022 年 11 月（上）第 21 期，第 54 页

效载体，恰逢其时地成为我们国家民营企业出海发展的好平台。境外工业园“一站式”的出海服务大大提高了中小民营企业走进非洲的信心和决心，境外工业园的产业集聚效应和产业链运营有效助力“走出去”企业扎根当地市场、开拓国际市场。

我国的民营制造业将部分产品在非洲实现本地化生产，既可以更好性价比满足非洲需求，又可以延长产品周期。通过在非洲工业园投资设厂“以销定产”和“产地多元化”升级简单的外贸出口，实现“多赢”的成果。使我国民营企业从过去产品“走出去”正在逐步向产业“走出去”升级，同时帮助非洲形成工业生产能力，并通过出口加工，从全球产业链中低端切入，逐步融入全球经济分工中。

（三）中国民营企业对非投资的难点堵点

1. 对非投资的四个难点

（1）碎片化与边缘化

长期以来非洲经济处于边缘化和碎片化，碎片化指非洲经济内部结构状况，边缘化指其外在的发展状态，国际分工是它们相互作用的媒介³³。

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过程中，非洲正在努力由原料供应者向工业品生产者转型，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端制造业方面。但在一些有价值的原材料如石油、矿石提炼等领域，欧美企业仍占据较大优势，而非洲国家政府出于改变原材料供应地位的目的，对新进入的外国企业投资也有诸多限制。

对于投资相关领域的中国企业而言，将面临来源于欧美优势企业的竞争及当地政府限制外国企业进入这些领域的双重压力。

33 中国开放导报(2009)《国际分工与非洲经济的“边缘化”“碎片化”》<https://www.docin.com/p-1057084405.html>

（2）生产配套不足

非洲国家由于普遍经济基础薄弱、投资环境较差，因此呈现出产业对接能力差、适销性要求高的特点。特别是电力、水利、交通、航运、电信等重点基础设施的缺乏是制约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到 2019 年，非洲地区的电气化率仅为 46%，仍有 9.06 亿人无法获得清洁的生活燃料和技术³⁴。以电力为例，非洲 90% 的地区无法满足日常电力供应。根据全球风险公司 Crisis24 的一项分析，在过去十年中，南部非洲 11 个国家中只有安哥拉和博茨瓦纳没有出现过大面积停电现象。

撒哈拉以南非洲近五分之四（78%）的企业报告说，它们面临定时和长时间停电的问题，这一比例居世界之首³⁵。在撒哈拉以南地区，企业拥有或共用发电机的比例（53%）也是全球最高的。在尼日利亚和乌干达等国，使用备用能源的成本大约是支付电费的 3 倍，这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

（3）国际物流不确定性大

非洲至今没有形成覆盖大陆的统一市场体系，在进出口政策、货币、清关等存在较多差异，国家之间的跨境交易变得复杂多变，叠加地区冲突、疫情等因素，经常导致供应链随时中断。近年来，虽然非洲国家政治总体稳定，战乱减少，但仍然存在一定的风险。局部冲突和恐怖主义仍然存在，很多国家在政府换届的过程中常常引发骚乱，随着政府的更迭，相关政策也会发生变化，这些可能给投资项目造成巨大的损失。³⁶

（4）政府执政与通胀等风险

政府腐败、通胀、汇率、融资等外部因素往往对产业链的稳定形成长期而深刻的影响。

等“2022 年全球清廉指数”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 49 个国家平均得分 33 分，其中 80% 国家近十年得分几乎不变，44 个国家得分低于 50。非洲国家腐败问题十分突出，对非洲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较大影响。

34 国际原子能机构《2022 年非洲能源展望》

35 非洲未来之星（2023）“非洲为什么缺电”<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4467952204962447&wfr=spider&for=pc>

36 韩晓亚、刘子琛，《中国民营企业投资非洲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经贸导刊，2019 年，P28

此外，能源、粮食价格高位波动，给非洲国家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高通胀带来汇率风险明显增大，同时还导致营商环境和社会安全的形势有所恶化；高通胀还导致债务违约风险有所上升，外部融资的困难也更大。现在非洲成了各国争相合作争夺的重要地区，一些势力也对中非正常的合作进行抹黑、干扰甚至是诋毁，制裁的风险也明显增多，对企业生产经营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2. 民企在非洲投资面临的产业链堵点案例

（1）产业链配套匮乏，难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案例一：东道国生产配套不足

——浙江中胜实业集团安哥拉项目

国别：安哥拉（南部非洲）

中胜集团成立于 2004 年 9 月，是一家跨国经营，跨多行业投资的民营企业，注册资本 6.38 亿元，境内外总资产超过 30 亿元³⁷。中胜集团起源于非洲，在非洲成功运营近 30 年，在 20 多个非洲国家从事过贸易和投资。目前在安哥拉的企业 CHINANGOL.LDA，是安哥拉最大的中资民营公司之一，在非洲大陆有着丰富的经营、投资经验和项目业绩。

中胜集团在安哥拉开展了包括陆上石油、金属和非金属矿的区块勘探和开发，目前已取得了一个大型铌矿（BONGA）的采矿权，并与安哥拉铁矿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正式启动开发，建成后可望成为全球前列的铌供应商和供应国内需求的重要战略资源。

BONGA 铌矿项目位于安哥拉威拉省基伦吉什市，矿区面积 440 平方公里，铌矿资源量位居世界前 3，品位居世界前列，伴生 25 万 -26 万吨磷金矿，且有稀土储量待进一步挖掘。

虽然开发潜力巨大，但在该采矿权获取后的若干年内并没有实现有效开发。主要原因是矿区所在地区缺乏基础设施，不仅需自行修建道路、水库、搬迁居民，且需要配备大量相关技术人才，而这些在当地难以获取，需要企业自行解决，为项目推进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37 中南大学就业指导中心（2023）“浙江中胜实业集团”<http://career.csu.edu.cn/company/view/id/522438>

同时，基于铌矿冶炼的复杂性，企业希望能够寻找到相关上下游产业的合作伙伴，共同建设矿业园区。

案例二：原材料质量参差不齐

——杭州驰非科技有限公司尼日利亚项目

国别：尼日利亚（西部非洲）

驰非科技成立于 2001 年，经过将近 20 年的发展，驰非科技在非洲的经营模式已从单纯的贸易往来升级到当地实业投资，产品涵盖日化、健康、食品等多个领域，旗下 CONFO、BOXER 等多个品牌已成为当地行业内知名品牌，业务网络覆盖非洲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直接并间接带动上万人就业。

2023 年，驰非科技在尼日利亚的花生油厂投产，花生油厂的原材料依托尼日利亚北部花生集散基地，以及员工下乡收集，花生经精炼加工成花生油和花生粕后出口至中国及其他国家。但由于没有成熟的农产品采购体系，不仅花生收购效率低，且品质差异较大，从而影响了花生油的正常和稳定生产。

案例三：园区招商不易

——天唐集团乌干达工业园区项目

国别：乌干达（东部非洲）

乌干达的天唐集团是一家多元化综合性的大型华人企业集团，集团业务涵盖园区投建、生产制造、酒店餐饮、旅游服务、房地产开发、矿产开发、机械商贸、安保服务八大领域，目前在乌拥有 20 余家全资子公司，目前已发展成为在非洲东部区域内享有盛名的大型生产制造企业集团。³⁸

2017 年为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天唐集团成立中乌姆巴莱工业园有限公司，投资开发建设占地 3800 亩的乌干达国家级工业园区。2020 年 3 月 19 日，项目正式开始运营。

38 天唐集团官网“企业介绍” <https://www.tiantang-group.com>

中乌姆巴莱工业园项目自启动以来，已入园超过 35 家企业，累计投资金额超 2 亿美金，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 5000 多个。³⁹

与国内工业园区不同，入驻非洲工业园区的企业多数是从事低端制造的中小企业，规模偏小，产品品种单一，资本积累有限，很多企业的生产仅限于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进行一些低附加值的加工工业，没有实现资金、信息、技术等优质生产要素的集聚和共享，工业园区的产业集聚效应和辐射作用难以显现。⁴⁰

（2）市场、政策、标准等壁垒制约中非贸易和投资

案例一：农产品质量不稳定

——上海果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肯尼亚、乌干达项目

国别：肯尼亚、乌干达（东部非洲）

上海果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是一家业务领域覆盖全供应链的创新型企业，通过对肯尼亚牛油果、乌干达芒果干等非洲农产品的加工、出口、销售，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来自全球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品质卓越的产品，也为非洲当地的农贸经济创造新的“生机”⁴¹。

长期以来，果锐都致力于将非洲高品质的农产品引入中国。肯尼亚新鲜牛油果是一个新尝试。业务开展初期面临缺乏进口许可、卫生标准不统一的难题。果锐科技从荷兰引进熏蒸技术，联合农业专家制定整个熏蒸流程标准，然后把标准引入肯尼亚，帮助肯尼亚新鲜牛油果达到中国海关标准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同时通过与相关部门积极沟通，促成肯尼亚牛油果关税从 30% 降低到 7%。

39 搜狐网（2023）“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出席中乌姆巴莱工业园企业揭牌奠基仪式” https://www.sohu.com/a/724773487_121729283

40 百度学术（2016）《非洲工业园区的发展现状、问题及政策思考》 https://xueshu.baidu.com/usercenter/paper/show?paperid=165s08p0p1140ep0yn4j0p80p8684543&site=xueshu_se

41 中国投资参考（2021）“中国技术助力非洲田园好物”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570358

果锐科技面临的问题是目前正在不断拓展非洲出口农副产品品类，加大对非投资，也在不断克服如农产品产量不稳定、难标准化、冷链运输保鲜等问题。

案例二：原材料价格波动

——中辰科建（广东）集团有限公司卢旺达项目

国别：卢旺达（东部非洲）

中辰科建（广东）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于 2002 年，现任中非民间商会常务会长单位，是集装配式住宅、建筑钢结构、幕墙研发应用、设计咨询、加工制作、施工安装与售后服务五位一体的国际化建造服务提供商。公司具有国家专业钢结构一级资质、钢结构专项设计资质和建筑幕墙设计与施工资质、东非地区具有 A 级施工资质。公司聘用非洲员工近 5000 人，是东非的侨领、卢旺达的外资示范企业。⁴²

公司进入非洲之初，由于不清楚当地建设项目都是对标欧洲标准，不同于在国内的项目，导致所有产品，甚至包括螺丝钉在内的零配件，都要从设计图纸开始，重新确认模板。不仅耽误时间，而且增加了大量成本。经过一段时间磨合摸索，公司在后续承接其他国家项目时都会事先了解该国历史沿革和工程标准，避免了试错成本。

案例三：政府承诺无法兑现

——江苏杰龙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坦桑尼亚、贝宁项目

国别：坦桑尼亚、贝宁

2012 年，杰龙控股（坦桑尼亚）有限公司在坦桑尼亚西部的欣延加（Shinyanga）成立，2014 年初建成投产，项目总投资 3000 万美元，占地 224 亩，产品销售网络覆盖非洲、日韩、欧美及国内 20 多个省市，目前是非洲地区规模最大的棉籽油生产企业和坦桑尼亚唯一棉花良种制种单位。包括加工厂在内的建筑面积为 58,320 平方米，主要产品包括棉籽油、葵花籽油及籽粕、豆油及粕系列、棕榈油、肥皂等，均在当地销售。该厂年加工油脂 15 万吨，饲料 7.5 万吨，肥皂 15 万箱。

42 中辰科建（广东）集团有限公司官网“关于中辰” <https://www.zcgg.net/introduce.html>

杰龙通过为当地工人提供职业培训、从其他国家引进供应商等方式稳定了坦桑尼亚市场，目前正计划在贝宁建立新的炼油基地。但在原材料收集、加工和技术上积累的经验并不能替代国家间在政策、人才储备上的巨大差异，规模化扩张面临新的挑战。

（3）融资支持缺乏影响企业投资步伐

案例一：跨境融资难

——湖南盛世阳光科技有限公司阿尔及利亚项目

国别：阿尔及利亚（北部非洲）

湖南盛世阳光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8月10日。经营范围包括能源技术研究、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光伏发电产品与系统等。2021年3月30日，盛世阳光作为联合成员正式与阿尔及利亚国家钢铁矿业公司签署铁矿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将对阿尔及利亚西部铁矿进行可行性研究及合作开发方案。⁴³

目前在 Bechar 已规划 200 公顷用地用于钢铁厂建设，钢铁厂位于 N6 国道（连接 N50）旁，道路条件良好，现已有 110kV 高压线接入，并规划了铁路货运线路和 220kV 的高压电力输送线，同时用水等配套设施亦将同步建设到位，该场地平整，适宜大规模建设钢厂。

同大部分中国民营企业境况相同，东道国虽提供部分便利条件如道路、水、电等。但铁矿冶炼投资巨大，企业融资需求成为制约投产瓶颈。国内金融机构融资仍需在中国境内有资产做担保抵押。但对很多走出去企业而言，其资产大头在海外，企业也更希望金融机构能在对海外投资进行评估的基础上给予支持，而不是仅依据国内有限资产进行融资。

43 百度百科“湖南盛世阳光科技有限公司” https://baike.baidu.com/item/湖南盛世阳光科技有限公司/19933431?fr=ge_ala

案例二：企业融资困难

——上海格林福德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物流车队项目

国别：重点布局东部非洲

格林福德国际物流成立于 1998 年，总部位于上海。自 2008 年起开始投资非洲，15 年来先后在非洲建立广泛的高度属地化运营，非洲分支机构高度覆盖非洲大陆的 29 个国家。从 2017 年以来，格林福德打造非洲运力及海外仓资源，开始在西部非洲贝宁东部非洲吉布提与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南非等地通过直接投资、组建联合车队获得管理权等方式，已逐步建立起自营拖车服务体系，拥有各种用途和规格的拖头、轴线车、拖板等超过百余辆。同时在埃及、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及赞比亚和南非等国家设立仓库⁴⁴。

格林福德在非洲推出了全新的“物流 + 质检”一站式服务平台，形成了集物流、质检、融资、清关货控、商品溯源为一体的新型产业供应链服务体系，缩短了贸易周期。截至目前，格林福德国际物流已经构建了 16 家国内分支机构、60 余家全球直属分支机构的网络体系，实现了在全球物流体系的初步布局。

为扩展服务范围，格林福德计划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物流车队，但因自身行业特点、缺乏固定资产等原因无法达到国家金融机构融资标准，而民间融资从体量和周期上都难以匹配其战略发展需求，目前正在尝试股权合作模式引入增量资金。

（4）经济、疫情等外部因素突变对企业经营构成深远影响

案例一：东道国美元短缺

——广东倬亿投资有限公司尼日利亚项目

国别：尼日利亚（西部非洲）

倬亿国际集团是一家聚焦国际新兴市场的专业化品牌运营商，专注于非洲市场深耕开拓，集团以“LONTOR”品牌为首的多类自主品牌在尼日利亚市场占有率位列细分行业第一，集团同时代理中国知名品牌“广汽传祺”汽车、“格力”空调等。国家开发银行旗下中非发

44 格林福德官网（2021），“民营企业的非洲力量” <https://www.greenroad.com.cn/content-31-252-1.html>

展基金为其集团核心股东。同时集团积极推动并促成中尼两国的政商交流及文化往来，连续多年组织中尼州省长论坛，2019 年组织安排尼日利亚拉各斯州长及代表团首访中国。连续多年参与“AMVCA”“The Voice Nigeria”“Miss Nigeria”等非洲最具影响力的群众性文化活动。

但在经历疫情后的非洲国家大多存在美元储备不足、限制民众及企业兑换美元等现象。同时为促进本国经济循环，大部分企业收到的货款均为当地货币“尼日利亚奈拉”。自 2023 年 6 月以来尼日利亚奈拉兑美元贬值幅度超 40%，对于以奈拉作为结算货币的企业而言，在当地银行无法兑换美元、国内企业经营需要美元，而非洲国家缺少美元储备的现象短期内无法得到解决。因此公司经营现状正在遭受挑战。

案例二：政府拖欠款项

——北京海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安哥拉项目

国别：安哥拉（西部非洲）

海山集团是一家从事跨国投资与经营的企业集团，主要涉足境内外房地产开发、国际贸易物流、工程总承包、农业渔业、能矿资源等领域。在四川、浙江、广州、香港、澳门及安哥拉、几内亚等地设有分公司、子公司十余家。集团创始于 1993 年，2006 年初进入非洲市场，已累计完成各类投资超过 15 亿美元，涉足商住地产、渔业产业园区、矿产开发、加个制造等领域。

在安哥拉，海山集团在工程总承包领域已竣工及在建项目总金额超过 20 亿美元，其中基建业务多为承包安哥拉政府项目。由于石油价格下跌、集中归还外债，安哥拉货币在短期内大幅贬值，进一步减少了该国政府外汇储备，因此，政府无力按期支付工程款，拖欠款项已经成为常态对企业经营造成较大影响。

案例三：运营成本高

——广州泛非快递有限公司埃塞俄比亚项目

国别：埃塞俄比亚（北部非洲）

广州泛非快递有限公司专注于中非、中南美间的国际商旅与物流运输业务解决方案。公司依托埃塞俄比亚航空和墨西哥航空的航线网络，每年承运 1600 多万个跨境电商包裹，目前经营网点覆盖非洲、南美洲两大洲际板块；全程到达目的港最快仅需 48 小时，部分地区加急可实现 24 小时送货上门，让非洲本土居民首次接触到海淘的购物新方式。⁴⁵

但公司在非洲电商之路却不平坦。非洲地区很多道路设施落后，村落之间缺少明显标识。部分地区仍采取每周至固定地点集中收取快递等方式，同时面临智能手机普及率较低、人均收入不高等挑战。为此，公司在加纳等重点市场购买摩托车、本地招聘快递员，自建物流团队，发展最后一公里配送网络；与非洲当地移动运营商合作，自建支付钱包，有效触达终端用户。但疫情让公司物流体系受到较大冲击，目前仍在恢复，但物流网络建设速度不可避免受到影响。

45 中非民间商会网站“关于商会－领导班子” <http://leadership.cabc.org.cn/desc/6305.html>

四、对策建议

（一）加强合作与交流

1. 加强与东道国政府及相关部门沟通

随着中非伙伴关系日益深化，中国已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非双方在资金、技术、资源、劳动力等方面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为了更好促进中非经贸投资合作，一是要推动国家和地区围绕消除投资贸易障碍、提供政策优惠等问题，不断完善双边多边协议，建立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合作机制。2000年成立中非合作论坛以来，部长级会议和峰会已经成为推动中非合作的重要平台，今后可将更多新领域新主题纳入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使其以制度化的形态成为中非合作新领域。二是选择稳定友好的非洲合作伙伴，建立健全与非洲国家重要城市政策沟通长效机制，以友好城市合作和境外产业园（市场或生产基地）为载体，与友好城市签署产能合作备忘录、协商建设和发展规划，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政策支撑。积极参与东部非洲城市化进程。我国企业在东非地区主要经济体国家交通、房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都有很好的基础，下一步可以在其城市化建设中凭借既有优势，拓宽发展领域。三是加强中国驻当地使馆的政策指导和支持。建议相关企业重点关注与非洲国家在城市规划、产业发展方面的合作支持。

2. 促进企业间交流与合作

（1）加强与本地企业配套合作

鼓励海外企业实现人才、战略、销售、研发、品牌、经营的本土化，培养消费者对我国企业或产品的认同感。尽量争取与当地企业或相关机构合作，以避免“反倾销”和“民间贸易壁垒”给我国企业商人境外经营带来损失。积极融入东道国华商网络，搭建境外合作园与本地企业合作平台。加强企业在东道国的本地化采购和联合投资，带动东道国产业链配套企业集群化发展，争取当地民众与社会势力的支持。

（2）加强对非投资企业跨界合作交流

一是鼓励和支持对非中资企业民间跨界交流。发挥在非商业协会等统筹作用和海外投资团体的桥梁纽带作用，与当地政府对话磋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沟通了解非洲国家产业工业化转型需求、对接中国优质产能，尽可能多地降低境外产业政策调整风险。二是大力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与欧洲、日韩等发达国家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将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国际化经营和管理经验同中国的生产技术、工程建设能力结合，对接东南亚、非洲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形成优势互补和风险分散的利益共同体。基于中国数字经济和跨境贸易的优势，重点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智慧农业等领域开展投资合作，引导支付宝、数字化消费等重大民生消费项目落地。借助联合军演、远航训练、国际维和、友好访问、护航行动等时机，积极稳妥推进海外战略预置和军事存在，展示海外军事力量的威势和震慑功能。要通过健全情报预警共享机制、加强安保行动演练等手段，不断提高海外企业的安保能力。

（3）企业间信任机制建设及信息共享

加强信息共享和沟通，如涉及贸易物流通关的问题要与物流供应商、海关以及其他参与方建立紧密的沟通合作机制，确保信息畅通和问题及时解决，减少不确定性。借助国际组织等既有平台，将企业自身合法权益与非洲国家的需求相结合，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赢得非洲国家和民众的认可。

（二）提升民企创新发展内生动力

1. 加强文化培训交流

建立一套相对成熟的属地化培训体系，加大员工培训力度，调整和引导员工适应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模式。推动校企合作，在非洲国家共建“丝路学院”，定向培养当地职业技术人才。外交部、驻外使领馆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积极帮助华商深入了解当地政治经济、法律政策和社会文化生活，推动企业与当地人民增进了解和友谊，推动友好关系和互利合作。应积极协助企业加强与当地老华侨的沟通，加强与当地政府法律部门和当地居民的沟通，增强文化认同感，尊重当地风俗习惯，积极融入当地社会。

2. 加强跨国经营人才培养

依托境外投资协会等商协会平台建立健全培训机制，联合国际知名院校、专业机构，开展跨国经营人才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培训，加强本土人才国际化能力建设。编制重点人才引进需求清单和计划。对标国际国内一线城市人才引进政策和做法，创新人才薪酬、子女教育、住房福利等政策，加大人才吸引力。搭建民营企业与海归企业国际化人才合作引进和培养平台，组团赴海外招聘人才，支持和帮助民营企业人才全球招聘，对高层次人才引进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

3. 加强民企合规能力建设

敦促企业合法合规经营，履行社会责任。中资企业应对标《来自冲突及高风险地区矿产的负责任供应链尽职调查指南》中所提出的五步法框架，以此为基础结合企业在供应链的上下游位置和自身特点，形成本企业的合规性内控机制。同时，引导企业将合规管理从反腐败合规扩展到安全生产、质量、财税审计、劳动用工、信息安全等多个领域。支持和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组织事务，参与国际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制定，增强企业在国际业界的话语权。鼓励企业加强与各类国际企业联盟、国际工程咨询交流平台以及咨询服务机构建立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与东道国在技术标准上的协调，鼓励利用中国成熟的技术和标准，推动东道国产业转型升级，技术标准国际化。加大对海外项目安全、质量、环保因素的投入力度，通过企业跨国经营的高质量和安全记录提升竞争力。

4. 引导民企对非投资转型升级

中国企业在高端耐用消费品、机械装备制造、数字化通信产品具有相对优势，尤其是在非洲、拉美国家有着较大的消费需求，发展潜力大。当前，非洲也成为中国重要的海外承包市场和新兴投资地。未来中非在电子商务、远程医疗、境外合作园区建设等领域开展更多务实合作，中非经贸规模要迈上新台阶。

（三）提高民企投资非洲的抗风险能力

1. 加强安保及国际救援

考虑到中国在非洲有着巨大的海外利益，中国需要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去斡旋非洲地区问题，适时依托中国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发挥军事力量的联勤保障能力，大力支持非洲国家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反恐行动，为促进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为中非合作顺利实施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要定期举办安全保障专题培训。外部交牵头、安保协调小组单位及国家、省（市、区）等政府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对走出去企业进行安保方面的指导与培训，及时传达中央的指示及决策部署。在海外建立保安公司，运用属地安保力量，可充分发挥他们对当地情况熟悉、拥有广泛的人际关系网、渠道通畅的优势，能够及时获取需要的情报，当地安保人员在履行职责时，还可以极大地发挥本土人脉资源优势，积极寻求当地有关部门的支援。

2. 加强金融创新，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推动政银保企合作、产融合作，加大对境外投资信贷支持。完善与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银行的定期对接机制，加强企业跨国并购稀缺资源、高端要素的金融支持，为企业重点合作项目提供充足的金融支持。鼓励企业用好境内外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开展跨国经营。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境内外金融市场发行股票、债券募集所需资金。加强与境外金融机构的金融监管合作，及时进行跨境金融信息交流互换、技术协助等规范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跨境金融服务开放，及时完善和优化跨境金融服务监管政策。创新并购融资产品，针对重组兼并的企业，

通过贷款期限、还款方式等综合金融服务创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3. 加强对非投资并购服务支撑

推动境内外中介服务机构战略合作，提升本土中介服务公司咨询能力。鼓励本土咨询机构与国际机构联合为企业提供对外投资合作指南、产业指南、东道国法律政策等信息和咨询业务。加强国际税收政策辅导、外汇政策咨询和服务，帮助企业做好税收风险识别、预警和税收优惠待遇落实，指导企业充分利用跨境资金池和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政策，提高跨境资金使用效率，规避汇率风险，切实降低财务成本。积极支持各地律师事务所在非洲国家设立分支机构。疫情后，要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提高保险服务水平和效率。

4. 风险评估和管理机制的完善

一是政府、企业与第三方机构携手做好风险联防联控。加强投资事前审查，明确审查标准和概念，细化对外投资的真实性合规性，防止非理性对外投资。充分运用信息技术特别是大数据技术，加强风险数据动态监测和系统分析，共享风险信息，科学制定风险应对方案。鼓励和支持智库参与风险防范和管理研究。加强智库等专业机构与企业的沟通联系，帮助智库研究者了解企业海外运作项目的运用实际情况，为企业提供政策专业咨询，合力促进政治风险、法律风险的防范服务。二是加强对非洲各国本土化立法的关注、学习和研判，密切跟踪非洲国家的最新本土化立法趋势，切实转变固有观念，对未来应对各项本土化法律规范的出台和实施做好充分准备，适应由具有非强制性特征、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企业社会责任到赴非投资实体所必须承担的各项法律义务的深刻转变。

（四）探索建设“一带一路”中非合作经济走廊

经济走廊作为互联互通的骨干框架，能够有效连通国内市场与非洲，在加速省区经济互动促进内循环的同时，也使国内省区更深层次融入国际大市场，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助力。进入“十四五”时期，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任务要求，谋划“一带

一路”中非合作经济走廊建设的顶层设计，聚焦重点方向，合理优化布局，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促进经济走廊建设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

1. 新形势下“一带一路”框架下中非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意义

（1）有利于促进国内外联动发展，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从国内大循环来看，中非合作经济走廊建设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相互融通补充，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推动形成具有韧性、能防范和化解各种外部风险的国内大循环。从国际大循环来看，中非合作经济走廊建设将促进相关国内省区与非洲国家开展深入合作，如：中国－坦桑尼亚－乌干达经济走廊，

中国－肯尼亚－南苏丹经济走廊、中国－莫桑比克－刚果（金）经济走廊、中国吉布提－埃塞俄比亚经济走廊，与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相联系，促进国内国外市场和规则对接，创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生态，推动国际与国内循环的良性互动。

（2）有利于加快全方位互联互通，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变革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大国间利益博弈激化，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合作机制碎片化加剧，更加凸显了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难以及时应对世界经济变局，无法有效解决全球性经济问题，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迫在眉睫。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新形势下，“一带一路”中非合作经济走廊有可能成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切入点。经济走廊建设的关键在于实现全方位互联互通，通过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积极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与非洲国家合作应对事关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重大问题，对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3）有利于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促进能源合作可持续发展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能源消耗快速增加，对外依存度不断提升，而随着能源问题的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使得能源安全问题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全局高度，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将能源安全提升到国家

战略高度。中非合作经济走廊沿线地区不仅传统能源资源富集，新能源开发合作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非合作经济走廊建设有助于提高沿线能源国际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水平，缓解我国能源消费需求扩大的压力，促进能源进口多元化、能源来源多样化和能源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更好地保障我国的能源资源安全。

2. 新形势下“一带一路”框架下中非合作经济走廊建设的政策建议

（1）加强整体谋划，积极构建以我为主、内外联动的“一带一路”中非合作经济走廊合作新格局

加强顶层设计与整体谋划，探索制订“一带一路”中非合作经济走廊建设的总体规划。结合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以及沿边开发开放等国内区域发展战略，统筹考虑经济走廊国内节点城市功能定位，推动建立国内外节点城市合作机制，促进经济走廊之间的协调互动。以贸易物流带动产业、信息与数字经济合作，打造现代化经济走廊，激活走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将走廊建设成为支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大动脉。

（2）双边先行、务实推进中国－坦桑尼亚－乌干达经济走廊，中国－肯尼亚－南苏丹经济走廊、中国－莫桑比克－刚果（金）经济走廊、中国吉布提－埃塞俄比亚经济走廊，在市场化前提下形成更多早期收获成果

中国－坦桑尼亚－乌干达经济走廊，中国－肯尼亚－南苏丹经济走廊、中国－莫桑比克－刚果（金）经济走廊、中国吉布提－埃塞俄比亚经济走廊，对于我国减少对传统能源通道依赖、保障能源资源安全供给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是我国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保障。但因沿线地缘政治、规则标准、市场潜力以及经济滞后等因素影响，产业投资合作也时常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宜采取双边先行的模式，务实推动中坦、中埃、中刚（金）、中莫等双边经济走廊建设，在政策沟通、贸易畅通、人文交流等轻资产、软连通领域增加投入，与坦桑尼亚、乌干达、刚果（金）、莫桑比克等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为双方企业在沿线开展市场化合作创造更好条件，推动形成更多早期收获成果，逐步夯实中国－坦桑尼亚－乌干达经济走廊，中国－肯尼亚－南苏丹经济走廊、中国－莫桑比克－刚果（金）经济走廊、中国吉布提－埃塞俄比亚经济走廊的建设基础。

（3）多元合作分担建设风险，增强国际社会认同，保障走廊建设高水平、可持续发展

加强“一带一路”中非合作经济走廊与其他西方国家战略等对接，按照国际规则与商业惯例，

与欧美国家在中非合作经济走廊沿线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争取更多国际合作资源，增强国际社会对走廊建设的认同，打造更广泛的走廊建设利益共同体。探索中长期基建项目的多方融资解决方案，分散项目建设投资风险，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参与经济走廊建设。加强金融机构监管协调，共同构建区域金融安全网，提高金融风险防范应对能力。提升走廊项目透明度，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与公众参与机制，完善招投标程序，加强沿线环境保护，提高国际舆论引导能力与信用评级话语权。

附录：课题组名单

全国工商联：

葛 敏 全国工商联国际合作部部长

刘 璐 全国工商联国际合作部副部长

王 彤 全国工商联国际合作部二处处长

中非民间商会：

王晓勇 中非民间商会副会长、博士

白啸峰 中非民间商会秘书长

李雪薇 中非民间商会国际交流部主任

智库：

董雪兵 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博士

朱西湖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研究员、副教授、博士

中非供应链（浙江）研究院：

王 东 中非供应链（浙江）研究院院长

秦 婧 中非供应链（浙江）研究院市场部经理

肖先正 中非供应链（浙江）研究院业务专员